

归正微刊

《超然的经历》

序言

熟读圣经的人，若坐下要着一本书，必定会想起传道者，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所说的话：“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传十二12）想起的时候心中难免不安。

我想我可以很稳当地说，世界因为这一句在厌倦中所发的话，已经省却很多无价值书籍所带来的烦扰；不然世上必有更多书了。智慧君王在这事上的确造福了我们，过于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但是这一句话，若阻止了无价值书籍的产生，那么，真正带着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的书，会不会因这句话同样被搁而不能问世呢？我则不以为然。

一部真正有需要的书，是从心坎里涌出来的，它有个压力迫着要出来。若此压力紧迫着人的心，它无论如何，必定要出来，凡心里有如此信息负担的人，必不顾一切而前进，绝不至于畏首畏尾。他的书在他自己看来，不但是必须的，且是万不可免的。

这一本谈论属灵道路的小书，不是像机械一般制造出来的，乃是因里面觉得十分的需要而产生的。我虽不与以利户同伙，但却同情他的话：“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伯三十二18）我明白他所惧怕的“破裂”是什么，他说：“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的缝，又如新皮袋快要破裂。”（伯三十二19）鉴于四围教会的凋零，又因里面圣灵力量的催动，我真是处在无可抵挡的压力之下。无论此书将为多人所读与否，我不计较，只为着减轻心里的负担，我也只得写出。

除了以上坦白述说的动机，我还要解释一下：这本书里面并没有我个人创新的东西或新的灵感，此中的见解与感动，无非是神的众仆人所共有的。我所说的压力，可能是因在恶世中努力为善，在互相寻求荣耀却没有荣耀神的世代中，努力荣耀神所得的结果。

说到创新岂不是有人说过，除了亚当以外谁也不是完全的创新者？爱默生（Emerson）说：“每个人皆是他祖宗的抄袭者。”我希望此书及时强调那应该强调的。读者若于此中找到有“创新”的地方，让他本着他的天良来拒绝它，因为在信仰上新的东西就是错误的记号。

读者必定在本书里找到很多的思想，不是我自己的，乃是他人的。我首先承认本书有许多地方受他们思想的影响，我尊重这些人为属灵的老师，我已长久坐在他们的脚前，从他们的井里恭敬地、存着感激与爱戴的心来取水。我用感谢的眼睛向神仰望，因为这些人教训了我，使我晓得爱慕更好的道路。这些人是尼哥拉赫孟（Nicholas Herman），顾萨的尼哥拉（Nicholas of Cusa），梅思德益克

（MeisterEckhart），范尼伦（Fenelon）与费伯（Faber）。我提起这些人的名，因为他们助我最多。他们以外还有很多人，其中有约翰斯密夫（JohnSmith），他的名字太普通了，有名可似无名，我对他认识不多，但我知道他的笔法如同培根，他的心灵有似约翰福音一般，他特意出版几篇的讲稿，有一篇是一位久历战场的传教士带着欢乐的情绪，放在我手中的。

我否认我从什么人受了衣钵，我不是什么派门教训的权威，我从未曾如此做过。我只知向草地的最青处来吃草，我找到与我有利的就采取。但是我有条件，我的老师必须是认识神的。基督必须是他“一切

的一切”，不然，他所说的，充其量不过是“风闻”的而已。若有人仅仅贡献严谨的神学理论，我必定找第一个机会避开他，去找那亲自见过主面的人，就是认识主为沙仑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的人。只有那些人能助我，此外并无别人。

本书要讨论的要点，乃“真宗教”的内里实质。我要特别说明这件事：我们若要知道基督教信息的真能力，就必须甘心心地让我们自己心灵以外的一位大人物，来包围我们的心灵。那位在外的，必须成为在内的，这位在外的就是神，祂必须跨过我们性格的门限，进到里面来居住。

在讨论中，可能有人说我错了，但蒲雷克（Blake）说过：“我若错了，我仍在不错的朋伴中。”我在以上所说的，是与基督的话相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不过说法不同而已。基督的教训，着重于里面对或不对，在他看来，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祂被那专顾外表的法利赛人所弃绝。保罗亦不住地宣传基督要住在心里。历史要证明基督教会得胜或失败，是看他是注意于信仰的里面，或只顾外面。

我要在这里说一句警告的话，像本书这一类的作品，读者勿以为读了，欣赏了，就算事。读者要在意志上，用十三分的决断力，脱离这一个错误，勿使书籍或教师使你停在那里。一部书最大的成功，就是指示了读者亲近神的道路，而一部书最坏的效果，就是仅使读者觉得他是从书本身得到益处的。好书有似指路牌，要指示读者得真理与生命的道路，那部书的使命，若已完成，那部书就不再需要了。所以越是使自己不需要的书，越是成功的书，它好似指路牌，指示了道路，就被人忘记，被人忘记，就是成功。旅客平安抵达目的地，就是向导最大的成功。一部成功的书，要振奋读者的道德能力，叫他的眼睛转向神并使他向前行，若非如此这部书便无成功可言。

“宗教”二字，本书用了很多次，我知道这两字被许多的哲学家并心理学家误用了。本书里“宗教”两字的意义，是神在人心里的工作和人心向神反应的总称。神在人心里所显的能力，人自己能经历并知道的，就是我在前所说“宗教”。可是这两字，还有其他的解释，有时是指着信条，就是广泛的指着基督教整个的信仰。“宗教”是个好名词，是合乎圣经的名词，我用的时候，十分地小心，但望读者勿因用了太多而厌烦。

向南行的，自然不能不背北。种植的，不能不先行开垦田地，将地里的障碍物除掉；因此本书里免不了有一些批评的话。凡阻碍灵命长进的东西，我不能不反对，我觉得这是我的本分。反对的时候，自不免伤人的感情。错误愈大，危险愈深，纠正愈不易，这是必然的。

我愿意凡事让神的话并神的灵来判断，不是单用神的话，乃是神的话和神的灵，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祂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凡有神的灵的，必定有真理，可是不幸得很，许多真理只有外壳，没有灵。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各人均丰丰富富地有灵，也有真理。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永恒的神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书—5）

神在祂所造的宇宙中，应该毫无条件的居首位，这是新旧约圣经共同注重的真理。哈巴谷先知用欢喜的声调歌唱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祢不是从亘古而有吗？”（哈—12）使徒约翰用谨慎但富有意义的字句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祂造的，凡被

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造的。”（约一1-3）

这个真理，一方面会叫人对神有正确的思想，一方面会叫人清楚地认识自己，这是最需要的，不可稍稍地忽视。这是一个众人所知道的真理，可说是一切宗教人士所共有的产业。但即因为太普通的缘故，人便觉得这道理淡而无味。因此他的命运，正如柯履力（Coleridge）所说：“最严重最有兴趣的真理，常常因为真确的缘故，反失去真理所具的能力，被人束之高阁，被人厌恶看轻，与异端同列。”神应居首位，这是一个被人束之高阁的真理，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挽救它。被忽略的真理要从新看出它的紧要与美丽，只有借着祈祷与长时间的默想。单单注意默想真理的本身，把前此充斥在我们脑海里一切一知半解的意见完全放下。

神是万物的始因，因为有神。所以有我们及其他一切的东西。祂是无始之始、自有永有、自在自足的神。费伯颂赞神的永在，写过一首诗如下：

至大的神啊，祢哪有老少的年时？
祢是无始之始，又是无终之终，
祢的荣耀是自有的，
不假借任何外物，却自愿荣耀，
年代虽远，未曾加增祢的古老，
亲爱的神，祢自己是祢的永远。

不要把这一首诗视作等闲，伟大的基督徒和其他的基督徒的分别，是在于他属灵的悟性与分辨的能力。诗里的意思可比雅各梯子上的阶层，引领我们逐步上升，对于神有更正确与更快人的认识。

我们对于神的观念是不会正确的，除非我们开始想到神是永远长存，先于万物而有。约书亚还要学习这一个功课，他因长久做了神仆摩西的助手，并从摩西口里接受神的话，摩西与神，神与摩西，在他的思想是联在一起，无法分开的。现今摩西死了，只恐年轻的约书亚受打击太重，至于灰心，神就向他应许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摩西死了，但摩西的神仍旧活着，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损失，属神的人虽然死去，属神的東西一件也没有死去。“我怎样，……我也必照样，”只有神能如此说。只有永在的神，没有时间限制的“我是”，能说“我昔日怎样，……将来也必照样……。”

在此我们带着惊奇的心承认神性纯全不变，无论暂时或永远，祂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坚持着，在此我们开始看见，并感觉“永恒”的意义。任凭我们说原始的起点在哪里，神总是首先的。祂是阿拉法，又是俄梅戛，祂是创始，又是成终，祂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倘我们尽了我们的思想力，想象到创世以前的时间，我们也要看见神在那里。一瞥眼之间，天使长的翅膀一振动之际，千秋万世以前以后之事，神无不了如指掌。

我从前以为这样的思想，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外，但现今我认为这样的真理，不但容易把握，且里面隐藏无穷的好处。基督徒生活开始时，若对于此真理缺乏真确的见解，势必一生软弱，不结果子。我们属灵的经验不丰富，追本溯源，岂不是由于我们，只从神国的走廊经过，如同一群嬉嬉哈哈的小孩走过市场，见到什么东西都谈论一番，但什么是真有价值的东西他们都一无所知。

我时常妄想基督徒们可以不经痛苦，只要听数篇短简的讲章，便可达到灵命高深的地步，这是虚妄，是出于天生的不耐烦使我这样想。长进没有捷径，神未曾将就我们的急躁，也未曾采取机器时代的做事方法。让我们接受这一个似乎难于接受的真理吧：人若要认识神，必须给神时间。任何长久的时间用来培

养他与神间的交情的，都不可算为白费，他要用时间专心读经祈祷。旧约的众先知并新约的使徒，以及历代的圣徒，和荣耀的教会里每一个分子，都没有例外。我们若要与他们一样，就要照他们所行的去行。

神是非被造的、无始无终的，我们想到祂的年代或祂的工作，都要记住，祂没有说“我曾做”，或“我将做”，在祂只有“我做”（现在式）及“我继续地做”（进行式）。

健全的信心必抓住这个真理，但多少时候，我们的心中没有一个思想，我们习惯回头看过去的日子，怎样充满神所做的工作，并希望在将来的时日，神要去做一些事，但是现今除了我们自己以外，都是一个真空。我们无形中犯了一个神学上的大错误，就是把神当作是属于过去的，或属于将来的，但眼前此刻，没有神！我们高声地谈论神，不断地谈论神，但我们里面偷偷地在想着：神现今不在这里，这一个时期就是介于过去与将来之间的，是属于我们的，结果我们感觉孤单。我们好像一个小孩偏行己路，不随着他的母亲而行，虽然走开了几步，但因母亲看不见他，他便迷失了。世人借着宗教上各种的方法，要除却心中的惊慌与暗藏的苦闷，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仍旧没有喜乐。他们感觉到整个伟大的宇宙是被放弃的，其中只有失望的人们。

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的弊病在于我们看见己为孤单的。要改正这个错误，最好设想自己是站在大河之边，河水涨溢，湍流不绝；这大河就是神。我们向左看河的上流，我们向右看河的下流，但我们正目看，亦看见河流经过我们的眼前。过去将来与现在，是如一道巨河。现今正如过去一样，没有减少，没有改变，仍是这一道河，没有间断的，永远长存的，一样的活泼，一样的有力，威武猛烈的，谁也不能阻挡，自主自在地流入我们的将来。

信心若不是模仿的，乃真实出于自己的，必定看神为此刻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又真又活的神。圣经明显地说，神与人的交通，如人与朋友交通。圣经里的男人或女人，明明与神说话，神也和他们说话，神所说的话是他们听得懂的。我们真感觉神与人说话，是如同人与人的说话一样的真实，在我们说话或做工的时候，都显出是真确的一回事。

世界的先知们，就是不信神的哲学家（他们是盲目的寻求者，所寻得的亮光，并不是神的真光），不得不承认真正属灵经验后面的确有一些东西，若他们所发现的乃是有“一位”，而不是一些东西，那就去真理不远了。初期基督教会的信徒，以属灵经验后面那一位为永在的神。他们因认识在他们中间的那一位，又喜乐又严肃。他们知道至高至上的神与他们相遇。他们在神的面前，因着这样的认识而得着力量，可以令人一生一世警醒，可以令人兴奋，令人改变，令人狂欢，令人含笑入狱，令人不畏惧死刑，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奇事，是世界不可思议的奇迹。

我们属灵的前辈这样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灵也同样的证实：有一位永远者与我们同在，那是何等奇妙的事。因着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的信仰，虽然经过批评与攻击，仍然不受损害，所以我们的的心灵，虽被强敌攻击，仍觉稳妥，凡敬拜这一位永远长存的神的，可以不理不信者的反对。他们的经历是极其显明的，不必待他人来代他们解释，因此不需要辩护或证明。他们所见所闻，使他们没有疑惑，他们坚定的信心，不是辩驳的力量可以推翻的。

有的人喜欢传道，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也不知是为着什么作见证。纵使他们是根据圣经，以圣经为属灵的金科玉律，但仅仅有头脑的知识，不是真正认识神（头脑知识，就是魔鬼也有）。真正受过真理的灵教导的人，虽然所受的教导不多，他也会知道认识神不是单在字句上，他要这样为神见证：“我听过祂的声音，见过祂的作为，我尚要与偶像交通吗？”若他对于神，仅仅是头脑里的知识，他怎能爱神呢？他是在神学理论以外，渴慕和认识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并和祂有亲密个人的交通。

“用头脑在书本上寻求神，无异于在死人中寻活人，这样寻求神，许多时候是枉然劳碌。神在我们心灵上带着有深深感受的抚摸，是给我们认识神最好的方法。我们的眼必要看过，耳必要听过，手必要摸过神生命的道。”这样与神个人活泼的交通，是绝对地需要，不是任何的东西可以代替的。真实的信心必定有此感觉，因真实的信心绝对不在字句的理论上。哪里有真正的信心那里就有神的同在，并认识神，这完全与逻辑的结论无关。

如果有人半夜在漆黑里醒起来，发觉有人在他的房中行动，并知道那是亲人，有权利在那房中行动，他的心便平安，如果那人不是亲人，乃是梁上君子，来意非劫即杀，他就十分惊慌，眼光光地看着黑暗，但不知打击要从何方落到他的身上，但是有真正的经历或是没有真正的经历，是在于是否确实感觉有人在那里。我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有过多少真正的经历？我们注意神学的理论、宗教的问题，但我们最大的亏欠，是我们心里空虚，不觉得有“人”在那里！

真正基督徒的经历必定遇见神，缺乎此，宗教便是影儿，是真体的反映，是他人的残睡，是一本贱卖的古卷，里面记载的只是前贤往昔轰烈的陈迹。教会中最伤心的事，莫过于一班自幼到老在礼拜堂里出入的人，但所知道的，只是人造的神学，包含哲理或逻辑，从来未有会看的眼、会听的耳，及会爱的心。

往代属灵的伟人，就是遇见过神的人，他们确实知道神的同在，并且他们一生中有神同在的感觉。当他们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不免有惊慌，正如“黑暗的惊慌”临到亚伯拉罕，又如摩西在荆棘中掩面，怕见神的荣光。这一种的害怕，多数不久即逝，相反的发生着可爱可敬可畏的亲密的气氛，他们与神有了不能忘的经历。这是根本要紧的事，不然他们怎能成了圣徒与先知呢？不然他们怎能有稀奇的能力，历久不减呢？岂不是因他们时常与神有亲密、可以感觉的交通，并向神十分自由的祈祷，正如人与朋友交谈一般吗？

我们失落许多属灵的福气，无疑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就是使生命永存不息的神迹是出于神。神并不是造了生命，就任那生命与祂自己远离，如同抛弃了那生命一样。生命乃在祂里面，出于祂并回转回到祂，万有发源于神，祂如同一个无尽不能分割的大海洋。信主的人所得到的永生，是在神的里面。神把永生给我们，不是把一件身外的东西给我们，神的永生不只是礼物，乃是神自己。

救赎并不是神奇怪的工作，神原始创造天地的工，与今日所造救赎的工，可说是没有两样，不过工场不同而已。救赎是造在罪人堕落可怜的地方，信徒重生好像是神创造的重演。旧约的创造和新约的新造是并行的，例如，要形容丧失灵魂的光景，有什么字比“空虚混沌”、“黑暗”更合适？神愿意罪人得救的心，岂不被“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数字形容出来吗？若不是神说“要有光”，罪人的心要从何处得到亮光呢？因神一说，光就照出，罪人便饮生命的水，并跟从世界的光。时间秩序与果子跟着创造，照样，道德上的秩序与属灵的果子，也要成为信徒的第二步的经历。我们确知神是一样的。祂不因年代的长远而失败。祂无论何时何地，若是做工，总是一样地做，绝不前后两人！

我们无需切慕从前的好境，愿主救我们脱离这些无益与萎靡的空望，好多人说巴不得我们活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或是保罗的日子，因为他们的日子胜过今日，这委实是小孩子气，愿神为我们洗除。在神看来，亚伯拉罕的日子与我们今日的日子是一样，一切日子与年代，都是神造出来的。最初一日的生命和最后一天的生命，都一贯地联合在神里面。我们要和列祖同唱下面一首名歌：

永世至永世的时日，
都显露在祢前；
在祢没有什么旧的，
神啊，也无新的。

我们今日遇见神的人。可以欢欣鼓舞，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所得着的，不会比亚伯拉罕、大卫，或保罗所得的少。就是生活在神宝座前的天使，也不比我们所得的多些。他们竭他们的容量，所得的也不过神自己。除了祂以外，他们宁有其他所爱慕的吗？神的“所是”和神的“所为”，都是为着我们及一切与我们同享救恩的人。我们纵然无善足倚，自知不配，我们仍可以在神的大爱中找到我们的地位。我们中间最贫穷最软弱的人，仍可丝毫不过分地领取神里面一切的丰富，就是神出于怜悯所赐下的，也是我们权内所应得的。我有权利为着我自己来取，满心相信无限的神，无限量地把自己赐给每一个儿女。神不用分割自己，使每一个儿女分享一部分，神乃把他自己的整个，给每一个个别的儿女，好似世上只有他而没有第二个人一般。

若信徒停止说“我们”，但说“我”，意义便完全不同。个人亲近神，和神独自同在，不是更深刻吗？我们不要怕用此代名词——我，因我与我的同伴，都联属于一位神，我的同伴与我一样各自向神领取三一的神为着每人所行或所储备的。那么，我们看出神所做，都是为着我们每一个。我们可以歌唱说：神啊，为着我，祢用光遮盖祢自己，如同衣服，祢铺张穹苍如帐幔，祢安置地的根基。为着我，祢使月亮知其节令，使日头知其起落。为着我，祢使地上的动物各从其类，使蔬菜留下种子，使每棵果树有树果。为着我，先知写作，诗人歌颂。为着我，先圣先贤被灵感而说话。为着我，基督舍己，救赎的果效，因着祂的永存，永远有效在我身上，主死之日如何，今日直至永远也必如何。为着我，祂复活。祂将圣灵浇灌在门徒身上，也是为着我，为要成全祂从创世以前，向我所定的旨意，继续作成祂的工。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言语、权能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帖前一5）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后五17）

“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启三1）

这些经节在一位神学生的眼中，或者觉得很有兴趣，但在一位认真切望得着永生的人的眼中，或者会觉得惶恐不安。因这些经节明明说福音信息的传播及接受，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只有言语，没有权能；一不独有言语，且有权能，但无论是言语或权能，福音信息是一样的。这些经节还告诉我们，若福音的信息被接受的时候，是带着权能的，接受者要有根本上的改变，甚至使他成为新造的人。但福音的信息被接受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权能，仅仅使接受者名生实死。

看人游戏的情形，使我明白今人如何祈祷。许多人简直看宗教如游戏一般，此种宗教的游戏，实在比一切的游戏被人玩得更普遍，玩者更多。各种游戏都有不同的玩法，球赛都能激发起观众的兴趣，令人欢喜，消遣时间，比赛结束的时候，胜利的一队嬉嬉哈哈大笑一阵便离场。赛员今日忠于此队，过了数日，就脱离此队，忠于他从前所敌对的一队，这是很常见的事。他们可以便宜行事，并没太多道德观念，一切的问题都是艺术上的，一切难处都是故意造作出来，以增游戏兴趣的，一切都是为着取乐，未曾使任何人改变，或使任何事解决。

此种的精神，若只在游戏场上，我们可以一笑置之，但若有人将此种精神带入至圣所里，对于神及属神的事，也存此种态度，我们将如何说呢？教会也有他表演的场所、规条、设备，他所表演的游戏是宗教名词及字眼，他有一群专职的和非专职的啦啦队，他们出钱出力来参与这场大赛，但他们的生命及性格，与那些对于宗教毫无兴趣的人完全没有两样。

运动家善于玩球，宗教家善于用字，他们写书报，作诗词，演讲，祈祷，是使用各样的字句，那些字发出，也似球滚在场上。宗教家用字的准确与技巧，及说话时的姿势，实具有专长，他们因之得名誉，并受许多对于此种游戏有兴趣的人，大大地称赞。但这种宗教游戏根本上是虚空的，因为未见一人因此而有根本的改变。生命没有改变，旧的律仍旧掌握，旧亚当仍然坐在宝座上。

我并没有说无权能的宗教，不曾使人的生命改变，我只说无权能的宗教，未曾使人的生命有根本的改变。水可以变为气，气可以变为雪，后来又变为水，虽然如此，它的原质丝毫不变。照样，没有权能的宗教，可以令人在皮毛上有改变，但在生命上仍然与从前无宗教的时候无异。无权能的宗教的危险，就是在此。改变乃在形式上，不是在性质上。无宗教的人与接受无权能福音的人在一活动后面的动机没有二致，可咒诅的“我”仍暗伏在人的心底，唯一的分别就是有宗教者更善于隐藏他的丑恶，他的罪比较他未接受宗教之前多文雅，少唐突，但他的本身在神面前不是一个更好的人，认真说起，他实在是更坏的人，因为神是憎恶矫揉造作和假冒为善的。自私自利的心，好似机器仍然响动在那人的生命中。不错，他已经学会了如何转变他自私自利的方针，但是他的“旧我”依旧活着，未遭谴责，甚至深藏在他的心中，未被发觉。他实在受了无权能宗教的殃。

接受无权能宗教的人修剪他的篱笆，但他的篱笆仍然是荆棘长成的，永远不会结出新生命的果子。谁能从荆棘里摘葡萄，刺草里收无花果呢？但是，这样的人竟然成为教会中的领袖，他的影响和他所得着的拥护，可以定规他那世代宗教的命运！

接受带着权能真理的人，他生命的改变，把亚当换了基督，新的动机在他心里进行着，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新的灵进入他的人格里面，令他整个人生的每一个部分都变成新的。他的兴趣，从外体移到内心，从世上事物移到天上的事物。他对于外观显耀的价值，已经失了信心，已经看出它的虚伪，但对于看不见的永远的世界越发相信，越发爱恋。

多数的基督徒要赞成以上的话，但理论与实行之间有个深渊，大至令人害怕。福音的传出与接受，大多是没有带着权能的，真理所要求的改变，从没有见到。不错，不是完全没有改变，理智与情感方面有了多少冲动，但是不够，不够深刻，不够彻底。“人”是变了，但还不是“新”人，这是最可哀的。福音是要产生新生命，令人因着新生命，将整个人生移入新的区域，福音若未有这样的功效，福音尚未救到人。

无论怎样，若只有言语，没有权能，福音最重要的部分是得不到的。真理里面有紧张的声调，福音如十万火急的电话，又如最后的断语，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此种声调是听不到的。此种决定性是感觉不来的。我们要时时记得，福音不只是好消息，同时也是判决书。十架的信息在悔改的人是最好不过，但在那些不肯顺从的人，实在有严重的警告。圣灵的职事是向不信的世界宣告罪、公义，并审判。罪人若停止犯罪，不任意妄为，要做神顺命的儿女，福音的信息是无可比的平安，但福音的内在性质实是严重的宣布人的命运。

福音的严重性今天的人几乎完全忽略了，今天的人过分注意福音恩典的一方面，而忽略了福音使人改变的一方面。人只要赞成某种神学上的看法，就成为基督徒了，他们只要赞同要有信心，信心是得救的人，与灭亡的人之间唯一的分别，好像宗教的法术，既使神满意，又广开天堂之门。我要公道的说话，我要敬重每个信徒信仰的长处，但以信心当为法术的信仰，贻误所及，实非人所能想象。今日许多大礼拜堂宣传：唯一上天堂的资格，就是成为一个恶人，唯一蒙恩的阻碍，就是成为好人。公义两字若偶尔提起，鲜有不引起别人的冷笑。道德家被看为可怜。有的教师说：“一个基督徒不是在道德上比一个罪人更好，他与罪人唯一的分别，是他信了耶稣，有了救主。”我希望他们能自问：“基督徒是从哪里救出来？”若不是从罪，从不法的行为，从堕落的人生里救出来，那么是从哪里救出来呢？若他们的回答是

“从过去犯罪的结果及将来的审判救出来”，我们仍不满意。

一个基督徒岂单从过去的罪过得称为义就算了吗？一个人信了耶稣岂不应比他从前更好吗？福音岂只使我们有一位中保，使罪人在审判的日子得自由吗？

真理并不是太深，或太难寻找的。自以为义，是蒙神恩的大阻碍，因自以为义的人，是倚靠自己的功德得救，拒绝神恩于千里之外，把自己与基督的义隔绝。但承认自己为罪人，并觉悟自己是失丧的，是接受基督救恩必须的条件。这样说法，我们很喜欢地接受，我们自己也时常如此宣传。但在此有一个被埋没了的重要真理，就是罪人不能进神的国。这在圣经里的证据太多了，举不胜举，太熟悉了，似乎不必赘述，善疑的人可以翻加拉太五章十九至廿一节，及启示录廿一章八节看一看。

那么，我们要如何得救呢？悔改的罪人，遇见了救主耶稣，有了得救的经历，就不再是罪人。福音的大能拯救了他，将他生活的中心从私己改了基督，使他面对另一方向，并使他成为新造的人。他未归向基督以前，道德的状态，与他归向基督以后的改变没有关系，因为基督的工作是使他成为另一个人，从前的一切好或坏，都完全不留。悔改的罪人，不但是在法律的地位上得救，还要在道德上有明显的改变。今日的教师忽略了道德的一方面，把个人生命的改变，轻描淡写的忽略了。我们不是单要皮面的改变，我们乃要生命根本的变换，若不是根本的变换，那改变便非彻底。

今日的教会（甚至传福音的教会）效法世界，道德上是贫血的，他们奉公行事，没有进取，仿制抄袭，没有创作，情形的可怜难于尽述。原因就是两世纪以来，他们只知称义的意义是神不算他们为有罪而已，而称义的条件就是信。纵他们没有说得这样坦白，但他们的信息实给人如此的印象。总言之，他们所传的只有言语，没有权能，听而接受的人也是如此。

信固然是得永生的根本条件，人若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若没有信复活的基督，当然不会得救，但是“什么叫做信”？信的实质已经被普遍地削减了，信不只是相信圣经的话！信具有道德与属灵的能力，能够把整个人生改变过来。信把一个人的眼光从自己转移到神身上，信令人（有信心的人）在地过在天的生活。

我并非轻看白白称义的信心，凡深知自己罪恶的人，必不敢倚赖自己的功劳来到全能者的面前。照样，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软弱与不完全，也不敢倚赖自己的圣洁来得神的悦纳。凡知道自己的贫穷与福音的丰富的，能同心唱下面一首短歌：

号筒吹响救主再临，
愿我那时在祂里面；
只有因信而来的义，
无可责备站宝座前。

像这样可爱的真理，若被误会是何等的可惜，但我们却是误会了。因我们没有注意这一个真理里面所包括关于道德的成分。相信纯正与根本的真理，却忽略了真理的真意，是一件可咒惨痛的事。

凡相信基督福音的人，他的整个人生要有根本的改变，他的生活的中心，再不是他自己，乃是神。这是每个信主的人应有的事实，稍具道德智慧的人，谁不觉得他内心的痛苦与咒诅。他的里面有个东西，我们叫做“轭固”（ego，译音），圣经叫做“肉体”或作“己”，无论你给它什么名，它是暴虐的主人，是最坏的仇敌。法老管辖以色列人，没有它管辖世人那样苛刻。神论及以色列人的苦况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

痛苦。”（出三7）这些话可以描写我们的苦况，但我们在平时所念诵的信经上，岂不是有以下可爱的字句：“我们的主耶稣，为着我们世人并我们的救恩离开天堂，由圣灵怀孕借童贞女马利亚出世，成为人，在彼拉多年间，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并照圣经所记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祂这样做是为着什么？是否只给我们在地位上自由，实际上却仍受压迫呢？当然不是。神岂不是对摩西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出三8）神的本意断不是一半的拯救，为着法老手下的以色列人是如此，为着罪恶里的人类更是如此。基督教福音的信息明明说：神既借着福音的道理，宣告信的人得以自由，神就要借福音的大能，叫人实在的自由。若你所知道的不是这样，你的福音就只有言语，未见权能了。

凡接受福音，不只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的，必知道他们已得到内心的释放，从奴隶身份进入自由。他们确实渡到彼岸，站在另外一个区域，仰望另外一个天，呼吸另外一个世界的空气，他们的动机变了，他们里面的推动力是新的。

压迫我们要我们顺从他的是谁呢？大主人只有一个，就是“己”，小主人却有许多，若要一一提说，恐怕要写一本书。这些小主人站在大主人面前，执行它的命令来管制我们。现在姑且提出一个为例，就是讨人的喜悦，这本是好的，若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没有罪过的，讨人喜悦，实是一件无可责备的事，但可惜人类已经堕落，远离神，成为神的仇敌，凡与世为友的，就是与神的仇敌朋比为奸。今日这个讨人喜悦的心，已经成为举世人的动机，无论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或最低的人，都是这样的存心。社会上作奸犯科的人，与思想超过常人的哲学家，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要讨人喜悦，但严格说起，他们仍在讨人喜悦，不过他们所要喜悦的人数目少些，范围窄些而已。作奸犯科的人要在他的同伴面前显耀本色，表示勇敢；哲学家若不是得到比他们更有学问的人的称赞，鲜有会喜乐的，他们的动机都是一样，他们的路径，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推动力——以同伴的喜悦为快乐——是相同的。

人何以要看他同伴的面色呢？因为他无他人可仰望，大卫能说：“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诗七十三25）但世人不能如此说，他们眼中没有神，他们只有同伴。所以他们要彼此相望，如同受惊的孩子，他们又像不会驾驶飞机的人飞在空中，不晓得怎样降落，因而彼此相望，希望得着别人的帮助，但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逃出劫运。

讨人喜悦的思想既如此根深蒂固的在人的心里，怎能把它拔除，叫我们不讨人的喜悦，专讨神的喜悦呢？人是做不到的，朋友的帮助是无用的。教育，或其他的训练，及任何日光之下，可想得到的方法，都做不到。这是性情上的改变，需要属天的工作，只有圣灵借着福音能成就在确实相信的人的心里，圣灵能把新性情代替旧性情，圣灵要包围他整个的生命，逐出他的旧动机，如同太阳的光包围大地，逐出黑暗一般。

其中的经历普通是如此，信主福音的人的心里，首先要彻底地觉悟，人的意见不算得什么，神的意见方算得数。这一个感动或觉悟，透入他的脑海，令他对于世上的一切的事，有另外一种的估计。因此，脱离人意的捆绑，不做它的奴隶。他从此一心一意要讨神的喜悦，以神的喜悦为无上的至宝。

这样的动机转变——不讨人的喜悦只求神的喜悦，便令他成为百折不挠的人。无怪圣徒及殉道者，被人厌弃，被整个人类所不悦，却能站立得住，甚至为基督受死！亚他拿修（Athanasius）被他的审判官恐吓说：“举世的人都反对你。”他从容地回答说：“那么我，亚他拿修便反对举世的人。”他能如此说的原因，就是他不在意人的脸色。这种的态度，在过去的世代中是常有的，今日我们要受勉励，要知道福音有能力救人脱离人意的捆绑，令我们自由遵行神的旨意。

我只提出讨人喜悦这一件事来作例子，此外尚有许多的主人，它们看来好似是独立的，没有彼此联系的，但其实是一棵树的枝子，它们的根是一个的，根若死了，它们就都死了，那个根就是“己”，唯有主耶稣的十字架，能有效地消灭它。

可知，福音的信息是以新造代替旧造，新生命代替旧生命，神的永生代替我们的旧性情。这个新生命，先抓住信徒的性情，温柔慈爱的克服他，然后新生命逐渐透过他的整个人生显出来，直到新造完全地显露。这是神的工作，不需世人扶助，因为这是道德上的神迹，又是灵性的复活。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呼召的奥秘

“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蒙召做圣徒。”（林前—1-2）

使徒保罗在此所用的“召”字，好像是开进另一世界的一扇门，我们若从这门进去，便进入另外一个境地。因为从此门进入的新世界是神权的世界，不是人权的世界，人在那世界里，乃为奴仆，不是为主人。

保罗解释他如何成为使徒，不是因为他的愿望，也不是因为他的决心或立志，乃是因为神大能的呼召，这一个呼召纯全是属天的，不是受了任何的影响，更与人的手段无关。人的方面是顺从，不是呼召，呼召只从神那里来。

从圣经中看，有两个世界是互相反抗的。一个是受人意的支配，一个是受神旨的管治的。受人意支配的世界，就是堕落人类的旧世界，在那里人为王，人意决定一切；人照着他微小的力量，决定了人，决定了事，决定了时间，决定了地点，决定了价值，什么是可尊重的，什么是可憎恶的，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应弃绝的都由他的意志来作决定。“我定意”、“我决断”、“我命令”、“要立刻遵行”，这些话常从人的口中说出。人虽然微小至不可言状，却以自己能自决，能做主为无上的夸耀，但他们不知，或者故意不去思想，他们夸耀的时日有限，瞬息间就要过去，变为乌有。

光阴消逝，去而不返，
人生何独不然？
如影随斜，如梦易忘，
落日迫接黄昏。
人类的各民族，
皆在忧苦辛劳，朝存夕逝，
虚，幻，暂，无，
疑云疑雾疑烟。

人生虽然如此，却妄称自己为大地的主人，这话暂时来说是不错的，这是人的世界，神在这世界的地位，是经人勉强许可的。神仿佛来到一个民主国家做贵宾的皇族，人按着祂的身份来称呼祂（特别在一些场合中），庆贺祂，歌唱祂，但在这些恭维的后面，人仍然抓住自己的自主权。只要人可以自己做主，他就不以尊重神为介意，但神只可为宾，不得为主，人要划明界限，这是他的世界，他要定这世界的律法，并管理这世界的政策，神不得决定什么。人虽然向神跪拜，但不肯脱下他的华冠。

但当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就进入另一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从当中出来的世界，完全不同。二者不

但不同，且互相反抗。若说有相同之处，只在皮面上而已，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三6）前者要灭亡，后者永远长存。

保罗为使徒，是出于神的旨意。“这尊荣没有人自取。”我们见过艺术家被召到君王的面前，若他们不是蒙君主的御召，无论他们怎样出名，技术怎样精湛，他们绝不敢如此胆大随意撞入。御召无异于圣旨，谁也不得违背，违者便是忤逆至尊。保罗蒙召也是如此，神的呼召就是神的命令。若保罗在政坛上竞选某种职位，投票者便要左右他的命运。若他在寻求文学上的声誉，他的才能要决定他的成败，若他在赛跑要得锦标，他的体力与技巧决定他的得失，但他为使徒，他的身份不是如此决定的。

神的旨意与祂的作为是美好的，不是借着势力，不是借着才能，也不是借着天资或苦练，使人成为使徒，乃借着神的呼召。教会里每一个职分都是如此。人可分辨神的呼召，承认神的呼召，并公开宣布神的呼召，但人不能拣选神的呼召。神的法度与人的法度若混杂不清，结果就是纷乱与失败。有人认为良善的人不必蒙神呼召，仍可担任圣工，但比此更坏的，就是有人尚属于旧世界，未曾经过重生，也试着来做神的圣工，这样的情形，何等可怜，结局何等可悲，因为神的法度与人的法度是永远抵触的。

这是否我们现今灵性软弱的原因之一呢？肉体怎能服侍圣灵？非利未支派的人，怎可站在祭坛前来献祭物？用“旧”的来服侍“新”的，是何等的虚妄。为着这个缘故，今日的教会增添了许多可恶的方法，敢作敢为的人，便妄举妄动，软弱的人，便一味跟随，并不问他们领导者蒙召的凭据何在。圣召已被忽视，专权与纷乱是自然的后果。

我们要寻求圣灵，做我们的领导者，今日更当如此。人的专权，令我们损失太重。人的私意，引进了许多不属灵的行动和不合圣经的方法，简直危害了教会的生命。每年应当用在神善工上的金钱，竟然移为他用。真正基督徒的人力与财力，枉费了不知多少，思想到此令人心碎。

还有一个更大的罪恶，由于不知分辨这两个世界的不同本质而发生的，就是他们习惯着接受神的救恩为小事。他们以为此事乃在他们的手里，他们要接受就可以接受，要拒绝就可以拒绝。他们劝人说，你们可以思想过，然后决定，有的地方竟然定一日为一年之“决定日”，在那日人授权与基督来拯救他，此权多时不给，直等到那日才给。基督徒似站着受人的审判，他要等候人个别的兴趣；经过长期忍耐与谦卑地等待，不是被拒绝，就是蒙“宠选”。人虽然有自由的意志，这是宝贵的真理，但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救恩是凭人意，把人意来代替神意，是何等的危险。

无论如何，我们要确实地知道，人成为圣徒，是出于神的呼召，神的话很清楚地说明：“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约六63）……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约六37）……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六44）……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约六65）……祢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祂将永生赐给祢所赐给祂的人。（约十七2）……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加一15）”

神照着祂自己的形象造我们，我们像祂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听见神说：“凡是愿意者可来。”但是我们岂不是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会了意志倔强不肯降服是会带来灾祸吗？祸与福是看我们的意志如何转移的。虽然如此，神的主权却在一切之上。神呼召我们成为圣徒，决定我们命运的是神的呼召，不是我们的拣选。神的旨意在先，我们的选择在后。神的救恩在我们方面，是我们的选择，但在神方面，是神的创作，是神抓住人，是神来认领人，是至高神的胜利。我们的“愿意”与“接受”是合作，不是创作，决定性的主权永远在神的手中。

神确曾赋人自主的权。人尽可封闭他的心门，自甘在黑暗里经过他自取的黑夜。神也赋人自主的权，来领受祂出于恩典的预备，但是人只能抗拒命令，无法出命或发令，“不”的权柄，人有之。“是”的权柄，则在神手中，神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神也必是我们信心的成终者。只有仰赖神的恩典，我们才能信到底，只有被神的能力抓住，然后我们能胜过我们里面不信的恶心。

人酷爱权柄，要掌握自己生死之权，甚至以为地狱是易居住的地方，他们为着要拒抗辖制他们的权柄，便情愿落到那里。魔鬼反抗的口气是这样：

是的，战争虽然不利，一切便完了吗？

尚有不屈服的意志、

不死的憎嫌、

不灭的仇恨、

永不投降、永不退让的勇气。

此外尚有什么？就是夸耀。

任何怒气或武力，也无法改我自诩心。

这样的口气，虽然很少人敢明明地显露出来，但是千千万万的人却偷偷地以为自己手里有天堂与地狱的钥匙。今日的摩登传道法，都充满这样的气氛，人显大了，神显小了。基督拿着灯笼在黑夜里站在一扇封紧的门前，门上遮满荆棘，祂似乎是要待人怜恤过于待人尊敬。

这是何等的错误。神岂要仰视人的意志，基督岂要恭敬地等候人的垂怜吗？虽然祂出于大爱，站在我们心外叩门，并等候我们开门，但祂从来没有稍稍离宝座，放弃祂为主为王的权柄。祂仍是至高的权威者，天上的天使、天军，并一切掌权者，以及基路伯撒拉弗皆大声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華，祂的荣光充满全地。”（赛63）你是以撒所敬畏，雅各所害怕的，在祂面前列祖和众先知及圣徒，无不魂不附体地屈膝下拜。

神的权柄与威严，渐显在我们的感觉上，从我们的思想中减少了，这可说是今日教会堕落的象征。神竟然变成我们的奴役，要等候仰视我们的意志，“耶和華是我们的牧者”，变成“耶和華是我牧场上的牧羊犬”，此中的差别何啻天壤。

我们还要重新想念到神的尊严，不是当作我们的信条，乃要增强我们对神敬虔和严肃的情感。我们要从速放下我们将死手中所握似影的“王杖”，以为自己是在统治着世界一般。我们要趁早觉悟我们不过是尘土，是余灰，神乃人类命运的主宰者。异邦的君王尼布甲尼撒知道神的威严，比较我们今日信徒知道的更多，真要令我们愧煞。他经神管教之后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祂的权柄是永有的，祂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祂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拦阻祂手，或问祂说：‘祢做什么呢？’”（但四34-35）他接着说：“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36节）这一段的话很少人注意，因为记在很少人愿意读的书里。但是谦卑与聪明，同时复归于尼布甲尼撒，是何等有意义的事。“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祂所做的全都诚实，祂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祂能降为卑。”（37节）尼布甲尼撒的骄傲，令他失去聪明，不但失去聪明，简直变成疯子，离开世人，与野兽同居。人几时看自己大，看神小，他就是神经错乱。聪明真正的归复，是在他看神为一切，看见自己为虚无的时候。

尼布甲尼撒所患的疯狂症，举世的人也正在患着，有名誉有学识的人正在疯狂地唱着：“荣耀归于至高的人。”民众亦随着附和。他们敬拜自己，不敬拜真神，这等人唯有悔改，真正的谦卑，才可以得着属

灵的聪明，愿神使我们早日知道我们的微小与罪恶。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因败而胜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创卅二28）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六14）

凡与神同行的人，照着他们的经验无不同意说。若要得神完全的赐福，必先要被神完全的打败。神赐福的程度，与我们被神打败的程度成正比例。这一个真理已被多人忽略，懂得的人甚少，虽然如此，这个仍是最要紧的真理，与我们有极大的关系。创世记书中，把这真理说得很透彻。

雅各是一个狡猾的人，他狡猾的力量，就是他致命的软弱。他一生年日的三分之二，总是牢固地保持着这种性情。他在旷野所见的异象和他在哈兰所受长久的痛苦，都未曾将他这种有害的力量压抑下去。现今他站在雅博的渡口，太阳正要平西，素来夸奖自己、自认为聪明善算能手的雅各，此际面对一章难习的课程，便好像一个窑匠手中做坏了的器皿。他唯一的希望是在于他的打碎，他若打碎就有前途。日落之时，他尚未学会，但在日未再升之前，他却学会了，因他整个晚上与神角力，拒绝神的道路，直到神出于祂的大怜悯，摸祂的大腿窝，打败了他。当他被神打败的时候，才发现从祂可憎的力量中释放出来的自由及被神打败的快乐。他于是大声求福，非得着祂所求的不肯中止。

雅各与神中间抗战的时日很长，但神不灰心，总以雅各为可教的，为着配得过祂的苦心（其中的理由唯有神知道）。现今他成为一个新的人，固执不肯降服的叛徒，竟成为神的朋友，一个温柔可尊贵的人。他实在得胜了，但不是因他的能力得胜，乃因他的失败得胜。

只有被打败了的人，才知道真实的福祉。这一个哲学是健全的，是完全根据生命的经验。我们不必盲从，因为其中的理由是找得到的，兹略举一二：我们是被造的，不是自有的，照神创造的计划，神没有让我们在自有生命。说起生命，我们要完全倚靠神，时刻不断地倚靠神，神是生命的源头，只有倚靠神，然后我们里面隐藏的才德才得以实现出来。若我们离开神，我们只是不完全的人，只是神照自己样式创造的尊贵族类残缺的标本。

神老早说过：血气的尽头，已来到祂面前（参创六13），这话虽然经过许多年日，但时间不会使它变质。“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喜。（罗八8）……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八7）……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罗八6）”这些经节，更证明神对于血气的审判，自古至今直到永远都无改变。无论我们信或不信，“死”已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若趁早学会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便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之中谁敢信靠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既无力而又短少，而又速速地消逝。诗曰：

智慧人不会安息在灭亡的事物上，
也不会将心倚着暂时可靠的东西。

这首诗已经留待了四个世纪了，我们在安静的时间思想这些话，便发现这是真实的。既然如此，为何我们仍旧倚靠那必朽坏的，成为时代的愚蠢者与受欺者？谁令我们如此向神背叛呢？古蛇，就是魔鬼，是第一个欺混我们，叫我们突然宣告自立的，这个自立是可笑的，又是可怜的，仇敌必定觉得好笑。我们

如蚁之力，竟想与全能者抗战，岂不是绝对的狂妄？那真是滑稽至极。墓旁每滴的眼泪与每阵心酸，都描写着其中的可怜处。

我们稍稍认识自己里面的光景，就不得不承认倚赖自己是绝望的。稍稍往外开眼，就要令人觉到外来的帮助亦属徒然。我们可以从自然界中看见这个道理，人离开神，便不过是宇宙中的孤儿、太空的漂泊者，在不可思议伟大能力的轮环里，最软弱不能自助的可怜人。我们所住的地球，就是我们暂时的寓所，最后只留给我们一块坟地而已，没有什么可靠的、仁慈的。在主里有怜悯，但世上没有。生命与天然一同兴替，对于善与恶，痛苦及悲伤，一若毫无所知。

神为要拯救雅各，叫他放下长久拥抱的狂妄的希望，所以在雅博的河边遇见他，要救他从自己以为可靠的妄念中出来，就不得不打败他，叫他降服在神的大能及大爱的管治之下。韦斯利查理士，是英国著名的诗人，他的属灵眼光是罕见的，就是在长进的基督徒中也不多见。他曾模拟雅各在雅博渡口与神角力的祷告，作了一首诗：

我力量去了，我本性死了，
我在祢全能的手下俯伏，
由弱而复兴，由倒而立昂，
我倒了，但因信我才立住。
我立住，我必不放祢离开，
直到我识祢的名及祢性情。
我虽跛行，但仍掳掠仇敌，
魔、世、罪，都不费力的胜过；
我因喜乐跳跃，奔我前途，
如满足的鹿奔它的归路；
在天上永永远远地证明：
祢的名与祢的性情就是爱。

我们要趁早祈祷，求神包围我们，并克服我们，不然我们的危险真是大。我们的仇敌真是多，在我们里面有自毁的分子，我们不道德的智慧，有随时叫我们毁灭的危险，我们血气的力量，是我们灵性最大的恶敌，日夕在陷害我们，唯一的救法就是置我们于失败之地。我们跪下降服的时候，乃我们得平安得稳妥的时候。神要救我们，就必须先打碎我们，必须粉碎我们的力量，除去我们的顽抗；那时，祂要以自古常存永远的生命包围我们。神出于大爱胜过我们，是要我们永远属于祂。

事实既是如此，神的秘诀既是如此地公开，我们为何尚背道而驰？为何尚建造我们的教会在血气的根基上？为何我们尚推崇神早已藐视的，轻看神久所推崇的？我们不教人与基督同死，竟靠着必死之人的力量来活，不夸自己的软弱，反夸自己的力量。基督认为虚空和没有价值的东西，竟然被热心的人重新高举，且看这些为基督徒真价值的实质和生命，没有重生的人所庆祝的，基督徒竟然不要面皮地在赞赏着。出名的运动家、政治家、环游世界旅行家、有资本的实业家，只要有世界上一点的地位，我们中间饥渴要推崇人们的人们，就不惜大吹大擂，向他们送秋波，致敬礼，在公众的会中或教会的报纸上，不住地提起他们的大名，甚至忘记了我们教会的立场，无形中把生命之主与必死之名人放在一列。

我们自认为跟随基督的，却不听基督仆人的话。若我们听雅各的劝勉，今日我们的态度与行动要有如何的大改变？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若有一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

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这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祂所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国吗？”（雅二1-5）

保罗所得的亮光与雅各一样，但他有另一种的说法，他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钉在十字架上。”（加六14）主耶稣的十字架，成为保罗死的地方。基督怎样在十字架蒙损失，被弃绝，受凌辱，凡真正属祂的人，也照样不折不扣地蒙损失，被弃绝，受凌辱。救他们的十字架成为杀他们的十字架，若十字架尚未杀他们，他们的信心尚未纯正、真实。但我们要怎样说的？今日纯正信仰中的领袖们，并不像钉死了的人，乃像照世界的估价，接受世界的人，除了拒绝一些较明显的罪。主耶稣自己被钉受死，主的门徒却被接受，受赞美，他们将何以见主的面呢？他们却敢传主的十字架，自认为主的真实门徒！十字架有两个吗？保罗所说与他们所说的不同吗？我只恐有两个十字架，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

我并非忘记我自己的失败，但我本着爱心，想到一切称呼主名的人。若我所见的不错，今日受人欢迎的宣道士所说的十字架，不是新约的十字架，他们所说的十字架，不过是他们的血气的装饰品，他们的手是以扫的手，他们的声音却是雅各的声音。旧的十字架会杀人，新的十字架却叫人舒服。旧的十字架定人的罪，新的十字架却叫人笑。旧的十字架叫人对于肉体失去信用，新的十字架却勉励人相信肉体。旧的十字架带来的是血与泪，新的十字架带来的是笑声。属肉体的人，也传十字架，并歌唱十字架。他们的脸嬉笑，心里自是，虽然向十字架致敬，并高举十字架，但总不肯在十字架上死，固执地拒绝十字架的损失与羞辱。

我知道许多为新十字架辩护的话。新十字架岂不叫人悔改来跟随主吗？我们岂不要因时制宜吗？今日的标语岂不是“新的日子，新的法子”吗？除了古人和守旧的人，谁还固执说，十字架是复活的路呢？谁还要对于“死”的道理发生兴趣？谁还要把“自卑”、“虚己”、“看自己为已经钉死的”，以及其他克己的行为算为美德呢？今日普遍的基督教所传空洞的和没有意义的十字架，常以这些辩护的话，使他们显出自己的智慧。

我确实相信许多明哲之士，对于今日的惨剧非不洞悉，但他们为何缄默，不出一声，他们为真理作的见证，岂不是我们所急需的吗？人已把基督的十字架搁置了。“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参出卅二18）人晓得用雕刻的器具，制造一个金的十字架，并且在这十字架面前吃喝跳舞。他们因着自己的昏昧，已经把人手所做的代替神的大能。我们今日最大的需要，就是一位勇敢的先知，好像摩西一般打碎石版，叫整个教会悔改、受审。

我们若要真正跟随基督，那条路是很明显的，就是由死而生的道路。生命就在死的对面，向着厌烦自己人生的人们招手说：“来吧，来得更丰盛的生命。”但是要达到丰盛生命的岸上，必须经过死荫的幽谷。许多人要以这些话为太难，退而不跟随基督了，但我们要归向谁呢？“祂有永生之道。”

有的人或者当不起“死”的气味，一听到死字就退避不前。他们是爱日光，不爱幽暗的，他们不爱与死同居，不要日日在死的气氛中生活。他们的良知是健全的，但他们的教会却是满布着死的气氛。若遇着丧事便大行铺张，殓丧、出殡、追悼会乃教会的大节目。牧师的严容，缓步，音乐的惨调，慢奏，人声的低悲，肃冷……究其实许多人是为着送死上礼拜堂的……这一切都给人以可怕的印象，令人想基督教是可怕的。他们接受基督教，好像接受医生之命去开刀一般。今日若有人入医院开刀，是不得已的，因为到了生死关头，不敢幸免。

基督的十字架是这样的吗？这是极大的错误，丧事式的基督教，不但与基督的十字架无关系，简直是今日新的十字架，引人发生玩狎态度的十字架的根本原因。人是爱慕生命的，但是他们不懂得生命是从十字架而来，他们只会将十字架与丧事联想，因此他们拒绝十字架真的信息。因拒绝十字架真的信息，他们便拒绝了得生命的指望。

神虽然要我们上十字架与基督同死，但不要我们长久钉在那里。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不过六个钟头。十字架的工作一完成，生命便开始，“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腓二9）复活紧接受钉，复活是喜乐的，受钉是没有喜乐的，但受钉必须在复活之前。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生命如同私生子，是可咒诅的，至终要灭亡，无可救药。经过十字架的生命，在那里完全失去，在基督里又得回的（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永远不会死的珍宝，死在他身上，是没有权柄的。凡不愿将他的旧生命钉在十字架上，却尽力要溜过死的关头的。无论他怎样努力，他将终不免于丧失生命。那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人，是背着坟墓而走的人，死已经在他的背后，不住增进的喜乐与生命，是在他的前面。他的日子不再有黑暗的记号，不再是丧事、坟墓、黑的礼衣与严肃低调的声音（这些都是死教会的要紧节目），乃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真正的信心不单单是被动的，一方面我们固然要接受神的审判，不折不扣地将自己受咒诅的旧生命钉在不留情的十字架上，这是神对我们肉体公正的处置方法，我们要承认祂的权柄，将我们肉体可憎的行动作个总结，但另一方面我们若算自己与基督同死，也算自己与基督同活，何时我们有此信心，神何时就如此工作。这样属天的胜利，就要实现在我们身上。神自己将有效地抓住我们，并充满我们，我们的抗拒一停息，祂的慈绳爱索就紧束我们，完全归他自己。那时我们要因祂的可爱而迷醉，软弱地倒在祂的手中，完全是被制伏的人，并不住地感谢祂胜服了我们，称这样的打败为有福的。此时属天的理智恢复了。我们要仰天举目称谢至高者，自此我们可以说是一直向前要得神所以得着我们的。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祢！因为祢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祢的美意本是如此。”（路十21）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遗忘了的一位

“保惠师（安慰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约十四26）

不信基督为神或忽略这重要真理（不信派或自由神学家），实是犯了一件致命的错误。因为基督若不是神，他们所信的基督是何等地不完全。祂的死，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殉道者的牺牲，祂的复活不过是有意义的神话，他们的救主是一个人而已，若只是一个人，就不是救主了，最多不过是一个理想，理想对于我们的软弱与罪恶，是不能救拔的，只有讥笑我们与判定我们。若马利亚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换言之就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降世做过人，那么，我们人类还有什么希望？若自称为世界的光明的耶稣，不过是一根忽明忽暗的火把，那么，今日笼罩地上的黑暗将永不消灭了。教会的领袖们，就是不信派的首脑，对于这样严重的话，每每耸动他们的肩头而不置可否，但他们对于他们会众灵魂的责任，不会因耸动而卸却。他们的会众看他们为灵魂的领导者。神必向他们算帐，因他们害了他们的会众太多了。

自由神学家（或不信派）否认基督的神性固然是不当与有害。我们认为信仰纯正的人，却不要瞎眼不见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在属灵的事上的错误，恐怕不会比不信派的错误更小。我们哪有空闲来自满自庆呢？我们的错误（或简直说我们的罪），就是忽略圣灵，甚至到了忘记祂为三一真神的一位的地步。这不是说我们公开否认祂为神，我们在信条上，没有更变，但我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中，完全不理祂。这

是并非小可的事，因为信仰若非在我们思想上占重要的地位，并在我们生活上发生剧烈的效验，那个信仰便无实际的价值。试问今日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圣灵在他们身上有否实际的价值？在许多教会里，圣灵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圣灵同在或不同在，他们都不看为紧要。教会除了唱“赞美诗”及“祝福”的时候，简单地提起圣灵二字之外，其余的时间完全不注意祂，一若圣灵没有存在一般，一如我们不信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只在名义上称为相信神为三而一的人。基督教的信仰既强调地说神是三而一的，这三位——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荣、同权的，圣灵与圣父、圣子，应一样地接受我们的尊荣与敬拜，缺乎此，我们就不是相信三一神的人了。

忽略了三一神里面的第三位圣灵，已经引致严重的结果，因真理是隐藏的能力，凡隐藏的能力。必须相当大的压力，加在他的身上，然后炸发，真理也是如此。我们可能把真理放在脑后，直至一生过去，也未发生效验。圣灵的真理就是这样的被我们埋没了，祂的能力尚在等待教会来发现并使用。祂不会因着我们轻轻地一拨而放出大力的。只在教会所用的赞美诗里面提一提祂的名，是不够的，祂需要我们十分地注意祂。若教师们思想里，充满着圣灵，听众的祈祷里，就必充满圣灵。若圣灵成为主要人物（不是可有可无的），祂的能力，必定再一次向教会显现。

普通教会的会友，对于圣灵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他几乎以为没有圣灵的存在。若他偶尔想起这个题目——圣灵，他会想象祂如一缕看不见的白烟，缠绕在教堂里，或停落在将死的一位好人的头上。老实说，他不信有这么一回事，但他既闻有圣灵，就不得不如此想象。他又觉得考查圣经，看圣经对于此题怎样讲为太艰巨的工作，就马马虎虎地说他相信圣灵，却对于圣灵毫无所知，在实际方面，更谈不到有什么效验。这是普通会友的知识，你不要以为太稀奇。

到底圣灵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说祂呢？要答复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要占许多的篇幅。我们只有求“从上面来的恩膏”，亲自引导读者认识祂自己，并希望读者有渴慕真理的心，成为推动之力，推动读者追求圣灵的真理，增进知识。

若我们观察得不错，历代圣徒越享受圣灵能力的，越少讲论圣灵。这不是说他们不提起圣灵，这是说他们不想给圣灵一个定义。没有圣经以前的圣徒确实行在圣灵里面，但他们不解释圣灵是什么。有了圣经以后的圣徒，许多是被圣灵充满和被圣灵重用的，大半因为文字恩赐的限制，不能以文字说出他们所认识的，因此他们对于圣灵的认识，无法完全传给我们。虽然如此，他们却确实从心里活出圣灵的真理，简单至无可疑议。在他们看来，圣灵如同主耶稣一般，要我们爱祂，也要我们与祂交通，他们的口或文字，虽然觉得说不来其中的奥秘，但他们毫无困难地取用圣灵的能力，一方面来过圣洁的生活，一方面来做有效的工作。

这是合于情理的，经历要先于理论。无论如何，要先用最直接和最简单的方法，得到经历。一个小孩吃补品，但他不知道化学或饮食学为何物。村童虽未曾听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厄尔力斯（Havelock Ellis）为何人，也体会纯洁爱情的美丽。从经验得到的知识，比较从书本得到的更好，经验可以不需要书本，并且是先于书本。

知识讲论一件事和亲自经历一件事是大有分别的，在宗教方面，更是如此，例如吃饭，谈论吃饭的益处和实行把饭吞下去，是大有分别的。一个人可能知道面包里所有的成分，但结果仍是饥饿，而至于死。照样一个人可能知道基督教一切的事实，但仍然在灵性上是死的。“认识祢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祢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十七3）这节经文所说的“认识”，是指着经历上的认识，不是仅仅头脑里的认识。试把“认识”二字，当作头脑里的认识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头脑里晓得讲论真神的事，并晓得讲论神所差来耶稣基督的事……”，这样读法，便令该节经文的意義根本变质，其间的分别，如同生与死一般。

这不是说我们可以轻看头脑的知识。头脑的知识要鼓励我们亲自实行经历我们所学习的，然后那知识才有价值；由此看来，头脑上的知识，可能带领我们进到经历上的认识。我说可能，因为许多人只有头脑上的知识，就停在那里，未必都有经历上的认识啊！

说到圣灵，只晓得讲论祂，未必是真认识祂。真认识祂的，是与祂有过个人接触的。

那么，到底我们要怎样讲论圣灵呢？我们单从这一个“灵”字，可得许多亮光。灵在物质之外，并超过物质的。灵是另外一种的生命，灵没有重量，也没有体格，在空间里没有占据平面或立体的地位。凡属于物质上的形容词，不能说在圣灵的身上。虽然如此，灵却是的确存在的，与任何物质的东西确实存在的一样。这些话若觉得太难想象，不大要紧。这不过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对于灵的一种说法。究竟我们把灵当作有体格的人物来看，也无大碍。

圣经与基督教的神学都承认圣灵有“人”的性格，人有感情，有理智，有意志，圣灵也有。灵会知道，会决断，会爱，会欢喜，会忧愁，会怜悯，会思想，看见，听见，说话，以及成就许多有人的性格才能成就的事。

圣灵还有一种特别能力，就是会“透入”，这是一件重要的事，为一切寻求真理的人应该知道，并且乐于认识这事。祂能透入物质，如人、身体，祂会透入人的思想，祂能透入其他的灵，就如人的灵。祂能完全透入人的灵，并与人的灵打成一片，祂能包围人的心，侵占及充满人心的各部分，但不会叫人失去人性，变成反常者，只有不道德的恶势力，才会被祂充满的能力迫而退却。

或者我们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人格能透入第二个人格吗？老实说我们的答复是，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有个简单的比喻，是几百年前一个属灵作家用过的，可以借来解释这一件事：我们把一块铁放在火中，同时加紧把炭火吹红，不久我们就发现火透入铁里；铁在火中，火亦在铁中，火铁不能分开，两个竟成为一体，火与铁本是两件的东西，但两者竟互相透入，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

圣灵亦好像上面所说的透入我们的灵。这并不是说我们变了质，或说圣灵变了质。两方面都不受毁伤，各有各的存在；不过现今神的灵透入我们的性格里面，并且充满我们，叫我确实与神合而为一，不但是在理想方面如此，乃是在实验上如此。

圣经说圣灵是神，神所有的一切神性，圣灵也有。神所是的，圣灵也是。人的灵就是人，照样，神的灵就是神。圣灵与神是一体的，是同尊同荣的，就像人的灵与人是一体的，是同尊同荣的。圣经里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很多，我们不必赘举。凡肯打开圣经的，都不难找到。

最初教会写下信条的时候，曾大胆地承认圣灵为神。使徒信经不是明明说，他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并在三者之间没有歧视吗？教父们，就是对于信仰有权威者，曾订定尼西亚信经。关于圣灵的神性，以下的话说得十分清楚：

我信圣灵，
是生命的主，并生命的赋予者。
祂是出于圣父和圣子的灵，
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并荣耀。

到了第四世纪，教会因异论纷起，争执颇多，关于这一点的信仰，有更为详晰的说明。其中最著名的莫

过于亚他拿修信经，这个信经是由谁订定的，我们可以不必追问。信经用最简单、最清楚、最切实的话来说明神的本性。以下是关于圣灵神性的话：

“盖父一位，子一位，圣灵亦一位。”

“然父、子、圣灵乃一体之神，三位之荣光同等，威严永远相同。”

“此三位中，无分先后，无分尊卑。”

“乃三位皆永远同在与同等。”

“由是言之，一神为三位，三位为一神，乃当敬拜。”

在以往教会的诗歌里面，作者也是很自由地承认圣灵为神。他们确是用诗歌敬拜圣灵，但可惜许多关于圣灵的诗，因为我们太熟识的缘故，竟把其中的真意忽略了。有一首诗说：“带着属天亮光的灵”，另一首说：“神向我吹气”，还有许多，不胜枚举，只因唱者对于圣灵没有经验上的认识，所以多半看诗里的话没有意味。

在费伯的诗当中，我见过一首是关于圣灵的诗中最好的一首，但可惜尚未配上音乐，就是已经配了音乐的话，照我所知未曾有一处教会曾经唱过。是否因为诗中之意，为作者个人的经历太深，太亲，太热，为今日信徒所不及，所以至今尚感没有唱和者吗？我引其中的三节如下：

爱的源头祢是真神，自亘古之年，
从圣父圣子里流出，远在被造前。
我敬拜神奇妙之爱，神恩典之源，
在祢座前我谨跪下，我众罪弃嫌。
祢是光，是爱，是真神，我何敢久瞻，
祢的神性奇妙伟大，祢道路难测。

这一首诗从各方面看，都应选为教会的诗歌，真理方面是合圣经的，文学方面是通顺的，诗词方面是美丽的，既有宗教的浓情，又有诗家的风味。倘若我们对于圣灵有更深入的认识，许多被遗忘的诗歌早已被采录了。诗歌不会叫我们得着圣灵，但有圣灵的，必定有诗歌。

圣灵就是神，祂不但是神的使者，祂就是神，祂是创造的神，与祂所造的人类接触，在人类中做拯救与复兴之工。

三一的神从来没有分开单独工作的。若想象他们是分开的，无异于想象一个人是分开的。神的每一件工作都是祂们三位合作的，其中一位在哪里，其他的两位必同在，祂绝对不把自己分开，圣灵在那里，圣父圣子也必在那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十四23）为着一件特殊的工作，一位比其他的两位或者会更显著一些，但总不是没有其他两位同住的，祂在那里，整个的神就在那里。

“神像什么？”对于这个虔恭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祂像基督。”基督就是神。在巴勒斯坦人群中行走的耶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圣灵像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祂像基督”。因圣灵就是神，就是圣父圣子本体的原质。圣父圣子如何，祂也如何。我们如何对待基督和天上的父。我们对于天父与基督的圣灵也要如何对待。

圣灵是生命之灵，光之灵和爱之灵。祂好像一个广大无边的海洋，但从祂非被造的方面看，祂是一片火海，常常在运行着，成就神永远的计划。在自然界里，有祂的工作。在世人中间，有祂的工作。在教会中，有祂的工作，在不同的环境里都有祂不同的工作，但每一工作总与三一神的意旨符合。凡祂所做的

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或出于火气的独断独行。因为祂是天父的灵，祂向神百姓的情绪，正如天父一般的情绪，所以我们在祂面前，不必丝毫觉得陌生。祂也必像基督一样，对待罪人有爱心，对待信徒有亲情，对待一切受苦者有极同情的怜悯。

现今是我们应该趁早悔改的时候。因我们获罪于三一神之处多而且深。我们恶待了祂，我们把祂钉死在祂自己的殿中，如同当时基督被钉在耶路撒冷上面的山。我们不是用钉子钉死祂，我们所用的钉子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及我们的理智，从意志、情感及理智里面产生了违背、轻视与疑惑。因为违背祂、轻视祂及疑惑祂，我们对祂就有了不该有的思想，存了不该存的态度，结果使祂忧愁，并扑灭祂的感动，至无可收拾。

最可取的悔改，是有行为的悔改，若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与态度，那就是真正有价值的悔改。为着恶行痛哭、流泪一千年，不如行为改变、生活更新那样使神的心欢喜。“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赛五十五7）

让忽略圣灵的人悔改，从今以后不再忽略祂，要知道祂是该受敬拜并遵从的。敞开我们心中每一扇门，请祂进来，我们心中的每一个空处，或说圣殿里的每一间空房，都要打开，并坚决地请祂来为主为王，让我们向祂完全的降服。要记得圣灵爱慕主耶稣的名，如蜜蜂之爱花香。基督若被尊重，圣灵就感觉畅快，基督若受欢迎，圣灵就觉得自由。基督若得荣耀，圣灵就觉得欢喜。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圣灵的光照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三27）

这一句简单的话，令人失望，也令人有希望。“人就不能得什么。”从上文看来，约翰是正在讲论属灵的真理，他说，有一种真理不是借着人的聪明可以领会到的。人的聪明，可以领会人的思想；真理不是思想，乃是生命。属灵的真理就是灵，就是生命，为这个缘故，除非由于圣灵的启示，没有人能得到什么，“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约翰所说的并非新的发现，乃将旧约已经讲过的话更进一步地讲论而已，我们姑且把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作个例子，他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8-9）读者对于这段经文，或以为神的意念与我们的意念相仿，不过较高而已。神的道路必须相当高，高到与神相配，正如祂的智慧无穷，祂的能力无量一般。但约翰现今明明说：神的意念不同，不但是在量的方面伟大过我们的意念，更是在质的方面完全与我们的意念不同。神的意念是属于灵界的，人的意念是属于知识界的。神的灵可领会人的知识，但人的知识无法明白神的灵。人的思想绝对不能参透神的思想，“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迹何其难寻。”（罗十一33）

神照祂自己的形象造人，当时人里面有个“器官”，使他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但因人犯了罪，那个器官死了。“死在罪中”这句话不是形容人的身体，也不是形容人的智能，乃是形容人心里领会神的本能，已经死去了。自从失落领会神的本能，人不得已要倚赖另一个“器官”，那是个完全不中用的器官，这器官就是人的头脑，即人思想能力的所在。

人借着思想不能认识神，至多不过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一19-20）借着神所造之物和人想象的能力，人可得多少的亮光，但是神本身美妙之处，向人仍是隐藏的，除非人得着由上面来的光照。“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神的灵光照人心之时，人里面开始知道他从来所不知道的，这种由圣灵来的知识，就是顶会思想的人，竭尽他的脑力，也无法效仿的。他所知的是深的，且带着权威的，不需理由来证明的。他知道的经验，是超过理由的，是直接的，不带丝毫糊涂与犹豫的，且是令人心满意足的。

“人就不能得什么”，这是圣经的要道。无论人对自己的思想力怎样看法，神总是说“人不能”。“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林前一20）这并非说人的思想是无用的，人的思想是神的恩赐，是好工具，在相当的范围内是有用的。神曾命人运用他们的思想，祂对以色列人说过“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赛一18）。人的思想，在认识神的事上发生问题，不是在于力量上的不足，乃是在本质下的不合，神赋予人的思想不是叫人用来认识祂的。

“人就不能得什么”，人需要圣灵的光照，这些要道，在新约圣经里发挥得非常透彻。今日信徒对此要道，偏离得这样远，真是令人惊奇得很。自认为基要派的信徒，看自己比自由派的人高超，但他们亦有错误。他们只有字句的知识，没有圣灵的光照，在守旧派的人中，许多是在圣经的字句上受过教，但未曾从圣灵那里受过教。不要以为真理用人的思想可以参透的。拥护基督教基本真理的人，未必就是领会真理的人。没有真理是可以脱离圣灵的，思想最健全的人，在神的奥秘上如思想委顿者一般。人要明白神所写的真理，需要神的工作，如同当初感动祂的仆人们来写的工作一样。

“若不是从上天赐的”，这是另一方面的要道。这令我们个个都有希望，因为这句话明明说：神要给我们知道，神从天要赐下知道的恩赐。基督亲自教过祂的门徒，要等圣灵由天降临，圣灵来就要将一切事指示他们。彼得承认基督为永生神的儿子，主解释说，这是从天直接的启示。还有一次，祂在祈祷中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祢！因为祢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祢的美意本是如此。”（太十一25-26）这里所说的“聪明通达人”，不是希腊的哲学家，乃是读过圣经的犹太人，甚至律法的教师。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曾详细和重复地说过，借着人的思想，根本无法认识神，必须借着上面来的恩赐。他说出了人以为可以用来寻求真理的工具，都是没有用处的，叫人知道无依无靠地单单仰望圣灵。“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白白地）赐给我们的事。”（林前二9-12）

这一段经文是在保罗致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信里引出来的。我们并没有将上下文故意削去，为了适合我们的见解，而牺牲他执笔作书的本旨。我们乃不加不减地引出该书的全文，让保罗的本意十足地表显在我们眼前。这确是保罗属灵哲学的大纲，与该书的各部分或他所写其他的书信的各部分，均没有冲突。我可以说：这是新约所保留一贯的真理。今日流行的神学，以人的理智为正确标准，与使徒的心意是何等的径庭。他始终抱定这个信仰，要明白神的真理，必须直接倚赖圣灵，对人的思想力，在这样的事上完全没有信任。

我说，今日流行的神学，以人的理智为正确的标准，我想我要解释一下。注重字句，与单纯倚赖理智

，是同出一辙，两家都是以为凭人的脑力可以明白真理，人的思想是判断真理的权威，换言之，就是相信人的头脑能够做圣经认为不能做的事。圣经认为人的头脑受造的时候，就不是为此目的而造，结果，普通的哲学思想家诚实地拒绝圣经，认为不足信，神学思想家，虽然想不通，却佯为接受，但实情与拒绝何异？

真理的核心与其外壳，在形状上，或者相同，但在实质上，就不相同。人的头脑仅能抓住真理的外壳，但只有圣灵能剖析真理内在的实质。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仅仅抓住外壳就以为自己信仰纯全，因为我们在字句上看见了真理的外形。为着这个致命的错误，基要派就日衰一日，我们忘记了真理内在的实质。这实际不是因为懂得外壳就会得着的，除非我们心里经历过神迹一般圣灵的工作。圣灵光照所带来真理的甘甜，在今日教会里，实是不可多得。天城夺人的美丽，真的见到有几人？沙仑玫瑰花的馨香，谁曾认识？为着缺乏这些可爱的甘甜、美丽及馨香，我们不得已要转向音乐会，或其他似是而非的娱乐，来追求满足。利用属肉体的感动，来求属灵的满足，那些的结果，简直是罪恶。

史密夫约翰有一本著名的讲章集《属灵知识的正路》（The True Way of Attaining Divine Knowledge），这本书所讲的真理，就是我在此要陈明的。兹引其一段如下：

“若我要为神学起一个定义，我必不说神学是一种科学，我却说神学是一种生命。神学不是言语可以述说的，乃是一种属灵的感觉；神学是永远之光的流露，如同日光，不独照亮人，且赋予热气与生命。仅仅打破真理的外壳，懂得圣经的字句，不算是真正得了真理的知识……真理知道真理，乃如主耶稣那样知道祂，乃如基督的人那样知道祂，乃如基督仁爱、谦卑、温柔、甜美的圣灵那样知道祂，那时祂如可爱的晨曦，满布在人的心里，满有生命与亮光。按肉身认识基督是没有益处的，但基督将圣灵赐给良善的人，就是追求认识神深奥的事的人。真理内蕴的美丽与生命，只有把它消化在生命与实行中的时候可以领略。”

这位老神人主张：良善的生活与真正明白属灵的事，有甚大的关系。他说：

“真理内蕴的甘甜，不是放纵情欲的人能尝得到。属血气的人，不会看重属神的事。神的事要洁净的心思与感官，才能领悟，不是属肉体的人，可以窥其毫末的。”

这些话未说出来之前一千二百年，亚他拿修在他所著《道成肉身》（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of God）里，亦曾说过洁净的心思与属灵启示的关系。他畅言基督的神性，他的话成为日后相信圣经的人的准则。他亦说，人的思想在神的事上是不合用的。他绝对不信任人的思想，在结论中他更强调地说，仅仅有头脑的知识，不算是真真地领会属灵的事。他的话应当用大字写出来，并悬在每个牧师及圣经学院学生的座右。他说：

“考查圣经与真正明白圣经，需要有敬虔的生活、洁净的心灵，并像主耶稣那样的美德；这样，他的思想才有所遵循，使他达到他所要明白的，就是人借着自己的心思，所可能明白的神的事。人的心若不清洁，生活若不合圣徒的体统，那人决不会明白圣徒所说的话。凡要参透讲论神的圣徒的心思，先要洗净他自己的心思。”

古犹太的信徒早在基督教会未建立之前，已经认识不清洁的心不能领会属天的真理，在他们所著的《所罗门的智慧》及《传道法规》等书里，有以下做人的话语：“智慧不能进入恶毒的心，也不住在为罪恶驱役的身内。因圣善管教的灵见虚假便退避，见无知人的心便远迁，断不与不义同居。”

这些书与我们常读的箴言书，都是教训我们，真正属灵的知识是属天智能来临的结果，乃一种真理圣灵

的洗礼，临到敬畏神的人。这种智慧与公义、与谦卑俱来。绝对不会脱离敬虔与圣洁而单独来临的。

守旧派的信徒中，有的人不欢迎这一种的教训。我们需要重新把我们整个信仰估量一下，我们要知道真理不是纯正的信仰，乃是纯正的信仰加上圣灵内在的光照，我们所羡慕并传扬的是从上面来智慧的奥秘；这样，我们所要见到的结果是：神新鲜的气息吹在陈旧而窒闷的纯正信仰之上。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圣灵的光照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三27）

这一句简单的话，令人失望，也令人有希望。“人就不能得什么。”从上文看来，约翰是正在讲论属灵的真理，他说，有一种真理不是借着人的聪明可以领会到的。人的聪明，可以领会人的思想；真理不是思想，乃是生命。属灵的真理就是灵，就是生命，为这个缘故，除非由于圣灵的启示，没有人能得到什么，“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约翰所说的并非新的发现，乃将旧约已经讲过的话更进一步地讲论而已，我们姑且把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作个例子，他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8-9）读者对于这段经文，或以为神的意念与我们的意念相仿，不过较高而已。神的道路必须相当高，高到与神相配，正如祂的智慧无穷，祂的能力无量一般。但约翰现今明明说：神的意念不同，不但是在量的方面伟大过我们的意念，更是在质的方面完全与我们的意念不同。神的意念是属于灵界的，人的意念是属于知识界的。神的灵可领会人的知识，但人的知识无法明白神的灵。人的思想绝对不能参透神的思想，“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迹何其难寻。”（罗十一33）

神照祂自己的形象造人，当时人里面有个“器官”，使他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但因人犯了罪，那个器官死了。“死在罪中”这句话不是形容人的身体，也不是形容人的智能，乃是形容人心里领会神的本能，已经死去了。自从失落领会神的本能，人不得已要倚赖另一个“器官”，那是个完全不中用的器官，这器官就是人的头脑，即人思想能力的所在。

人借着思想不能认识神，至多不过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一19-20）借着神所造之物和人想象的能力，人可得多少的亮光，但是神本身美妙之处，向人仍是隐藏的，除非人得着由上面来的光照。“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神的灵光照人心之时，人里面开始知道他从来所不知道的，这种由圣灵来的知识，就是顶会思想的人，竭尽他的脑力，也无法效仿的。他所知的是深的，且带着权威的，不需理由来证明的。他知道的经验，是超过理由的，是直接的，不带丝毫糊涂与犹豫的，且是令人心满意足的。

“人就不能得什么”，这是圣经的要道。无论人对自己的思想力怎样看法，神总是说“人不能”。“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林前一20）这并非说人的思想是无用的，人的思想是神的恩赐，是好工具，在相当的范围内是有用的。神曾命人运用他们的思想，祂对以色列人说过“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赛一18）。人的思想，在认识神的事上发生问题，不是在于力量上的不足，乃是在本质下的不合，神赋予人的思想不是叫人用来认识祂的

“人就不能得什么”，人需要圣灵的光照，这些要道，在新约圣经里发挥得非常透彻。今日信徒对此要道，偏离得这样远，真是令人惊奇得很。自认为基要派的信徒，看自己比自由派的人高超，但他们亦有错误。他们只有字句的知识，没有圣灵的光照，在守旧派的人中，许多是在圣经的字句上受过教，但未曾从圣灵那里受过教。不要以为真理用人的思想可以参透的。拥护基督教基本真理的人，未必就是领会真理的人。没有真理是可以脱离圣灵的，思想最健全的人，在神的奥秘上如思想委顿者一般。人要明白神所写的真理，需要神的工作，如同当初感动祂的仆人们来写的工作一样。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这是另一方面的要道。这令我们个个都有希望，因为这句话明明说：神要给我们知道，神从天要赐下知道的恩赐。基督亲自教过祂的门徒，要等圣灵由天降临，圣灵来就要将一切事指示他们。彼得承认基督为永生神的儿子，主解释说，这是从天直接的启示。还有一次，祂在祈祷中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祢！因为祢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祢的美意本是如此。”（太十一25-26）这里所说的“聪明通达人”，不是希腊的哲学家，乃是读过圣经的犹太人，甚至律法的教师。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曾详细和重复地说过，借着人的思想，根本无法认识神，必须借着上面来的恩赐。他说出了人以为可以用来寻求真理的工具，都是没有用处的，叫人知道无依无靠地单单仰望圣灵。“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白白地）赐给我们的事。”（林前二9-12）

这一段经文是在保罗致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信里引出来的。我们并没有将上下文故意削去，为了适合我们的见解，而牺牲他执笔作书的本旨。我们乃不加不减地引出该书的全文，让保罗的本意十足地表显在我们眼前。这确是保罗属灵哲学的大纲，与该书的各部分或他所写其他的书信的各部分，均没有冲突。我可以说：这是新约所保留一贯的真理。今日流行的神学，以人的理智为正确标准，与使徒的心意是何等的径庭。他始终抱定这个信仰，要明白神的真理，必须直接倚赖圣灵，对人的思想力，在这样的事上完全没有信任。

我说，今日流行的神学，以人的理智为正确的标准，我想我要解释一下。注重字句，与单纯倚赖理智，是同出一辙，两家都是以为凭人的脑力可以明白真理，人的思想是判断真理的权威，换言之，就是相信人的头脑能够做圣经认为不能做的事。圣经认为人的头脑受造的时候，就不是为此目的而造，结果，普通的哲学思想家诚实地拒绝圣经，认为不足信，神学思想家，虽然想不通，却佯为接受，但实情与拒绝何异？

真理的核心与其外壳，在形状上，或者相同，但在实质上，就不相同。人的头脑仅能抓住真理的外壳，但只有圣灵能剖析真理内在的实质。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仅仅抓住外壳就以为自己信仰纯全，因为我们在字句上看见了真理的外形。为着这个致命的错误，基要派就日衰一日，我们忘记了真理内在的实质。这实际不是因为懂得外壳就会得着的，除非我们心里经历过神迹一般圣灵的工作。圣灵光照所带来真理的甘甜，在今日教会里，实是不可多得。天城夺人的美丽，真的见到有几人？沙仑玫瑰花的馨香，谁曾认识？为着缺乏这些可爱的甘甜、美丽及馨香，我们不得已要转向音乐会，或其他似是而非的娱乐，来追求满足。利用属肉体的感动，来求属灵的满足，那些的结果，简直是罪恶。

史密夫约翰有一本著名的讲章集《属灵知识的正路》（The True Way of Attaining Divine

Knowledge），这本书所讲的真理，就是我在此要陈明的。兹引其一段如下：

“若我要为神学起一个定义，我必不说神学是一种科学，我却说神学是一种生命。神学不是言语可以述说的，乃是一种属灵的感觉；神学是永远之光的流露，如同日光，不独照亮人，且赋予热气与生命。仅仅打破真理的外壳，懂得圣经的字句，不算是真正得了真理的知识……真理知道真理，乃如主耶稣那样知道祂，乃如基督的人那样知道祂，乃如基督仁爱、谦卑、温柔、甜美的圣灵那样知道祂，那时祂如可爱的晨曦，满布在人的心里，满有生命与亮光。按肉身认识基督是没有益处的，但基督将圣灵赐给良善的人，就是追求认识神深奥的事的人。真理内蕴的美丽与生命，只有把它消化在生命与实行中的时候可以领略。”

这位老神人主张：良善的生活与真正明白属灵的事，有甚大的关系。他说：

“真理内蕴的甘甜，不是放纵情欲的人能尝得到。属血气的人，不会看重属神的事。神的事要洁净的心思与感官，才能领悟，不是属肉体的人，可以窥其毫末的。”

这些话未说出来之前一千二百年，亚他拿修在他所著《道成肉身》（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of God）里，亦曾说过洁净的心思与属灵启示的关系。他畅言基督的神性，他的话成为日后相信圣经的人的准则。他亦说，人的思想在神的事上是不合用的。他绝对不信任人的思想，在结论中他更强调地说，仅仅有头脑的知识，不算是真真地领会属灵的事。他的话应当用大字写出来，并悬在每个牧师及圣经学院学生的座右。他说：

“考查圣经与真正明白圣经，需要有敬虔的生活、洁净的心灵，并像主耶稣那样的美德；这样，他的思想才有所遵循，使他达到他所要明白的，就是人借着自己的心思，所可能明白的神的事。人的心若不清洁，生活若不合圣徒的体统，那人决不会明白圣徒所说的话。凡要参透讲论神的圣徒的心思，先要洗净他自己的心思。”

古犹太的信徒早在基督教会未建立之前，已经认识不清洁的心不能领会属天的真理，在他们所著的《所罗门的智慧》及《传道法规》等书里，有以下做人的话语：“智慧不能进入恶毒的心，也不住在为罪恶驱役的身内。因圣善管教的灵见虚假便退避，见无知人的心便远迁，断不与不义同居。”

这些书与我们常读的箴言书，都是教训我们，真正属灵的知识是属天智能来临的结果，乃一种真理圣灵的洗礼，临到敬畏神的人。这种智慧与公义、与谦卑俱来。绝对不会脱离敬虔与圣洁而单独来临的。

守旧派的信徒中，有的人不欢迎这一种的教训。我们需要重新把我们整个信仰估量一下，我们要知道真理不是纯正的信仰，乃是纯正的信仰加上圣灵内在的光照，我们所羡慕并传扬的是从上面来智慧的奥秘；这样，我们所要见到的结果是：神新鲜的气息吹在陈旧而窒闷的纯正信仰之上。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大能的圣灵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徒一八）

许多信徒误会了这节的经文，以为基督对祂的门徒说：他们要得着圣灵，并得着能力！圣灵来了，能力要继着圣灵之后而来。若我们没有小心读此段的经文，可能有如此的误会，但该段的经文实在是说，圣

灵与能力是不能分开的：圣灵就是能力，能力就是圣灵，二而一，一而二。圣灵来，就是能力来，并不是圣灵来了，然后能力也来。

人间的语言，虽然美妙！但要小心使用，不然就会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若以人间的语言，讲论天上的事，就更要小心，因为天上的神，与世人任何的人，或物，都迥然不同。

我们论及祂的思想或语言，极易与真理不符。当我们说“神的能力”这句话时，会想到能力是属于神的一件东西，正如臂[ī]力是属于人的东西；好像能力是神所有，但可以脱离神而仍然存在的。我们要清清楚楚地记得神的本性不是使神成为神的一些材料，若神是一些材料合起来而成的，祂就不是神了。祂不过是一种制造品，带有一种能力，如果这样，那制作祂的便会比祂更伟大，因为他能把这些材料合起来造成祂。那么，我们的神便是人造的；造成祂的材料，我们名之为本性。宇宙中的真神，并不是如此，神不是人心所思想得到，人脑所形容得来的。

圣经与基督教的神学告诉我们，神是不能分析的。祂是具体的一个，什么也无从由祂减少；什么也无从向祂增加。譬如怜悯、永远、不变，虽是论神的形容词，但无论什么，凡是神的，都不可看为神的所“有”，但要看为神的所“是”。在祂不可分与不能分的整个里面，只有一是。甚至神的本性的讲法，也是为着将就我们世人有限的头脑而借用的，认真来说，这样说法，并不准确，不足以说明神的奥妙。神论及祂自己说：“我是我所是。”（I am that I am）我们论到神，只有恭敬地回答说：“神啊，祢是。”

我们的主还未升天之前，对祂的门徒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二十四29）“直到”两字是关于时间的。在那时间之前，门徒尚未得能力，正当那时间临到的时候，门徒便得着能力；在那时间以后，门徒们已经得到能力，这乃历史的事实。临到教会的能力，除了主耶稣在约旦河所得着的以外，为从古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能力。此能力仍在教会中，使教会经过二十世纪仍然存在，虽然它是一个小团体，并不受人的欢迎，前后左右满布着仇敌，若属可能，他们早已把它消灭了。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主耶稣的话，叫门徒们的心盼望并等候那超然的能力，完全在他们以外的，要进到他们的里面，是以前他们完全不知道的，但忽然间要从另一世界而来。那能力就是神自己，神要进到他们里面，并借着他们来表显祂自己，使他们身上披戴神的形状。

在此我们看出基督教与其他世上的宗教不同之处，世上其他的宗教大同小异，他们的原则相同，不同处只一些的小节。他们的法宝或偈[ī]语，都是空洞无可触摸的，他们常常说，“要与永远者共存”；又说，“要唤醒你里面的壮士”；又说，“要与你内存的大能合作”！又说，“要有创作的思想”；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或者是有补助的，但结果绝不会长久，因为是建立在人类堕落的性情上，他们不晓得什么是从上面来的，这绝对不是基督教。

基督教贡献一种力量，就是神的能力，与人的能力无关。此力临到无力的人，虽然是温柔的，却是无可抵御的，从另一个世界而来，包围着接受者的心灵，给他道德上的原动力，为他里面从来所未有，任凭他怎样挣扎，或鼓动，也不会自己产生的。此能力无需他力的帮助。祂是够我们用的。因祂就是神的圣灵，降到软弱之处，供给能力与恩典，使道德上的需要，得以补足。

基督教若失却此种能力，而仅仅提倡伦理，便是变质的基督教，简直不是基督教了。基督的登山宝训，效法吧，模仿吧，这的确是基督的理想，但可怜的微力，实行起来，好比小孩子们表演的宗教剧，不是基督或新约所承认的信心。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一种非常的赋予，由上面来的超然的能力，要使信徒生命的各部分感受功效，并要与他长久同在。这不是肉体的力量，也不是头脑的力量，但是得到此力的信徒的身体与头脑亦要受到影响。这不是天然界的力量，月亮吸引潮水起落，风吹倒根深蒂固的大树，这些是自然界的力量，但是我们所说的力量，是另一种的，神在另一阶层运行，这一个力却可影响凡祂所创造的一切。这是属灵的能力，神本身就是此能力，这是令人达到属灵与道德的能力，从前在性情里，或行为上，已经完全败坏的人，要大大改变，与神的荣美一般。

此能力怎样运行呢？是借着神的灵，直接运行在人的灵里，不需假借什么。壮士怎样以臂[ǐ]力压在角力者的身上，教员怎样将思想迫进学生的脑海，道德家怎样将道德的责任压在人的良心上，照样圣灵要直接运行在人的灵里，成就祂赐福的工作。

若说圣灵绝对不假借什么，常是直接地运行在人的灵里，这说法不太准确。圣灵若喜欢假借什么，他尽可以假借什么来工作，正如主耶稣曾假借唾沫来医治瞎子。但是我们要注意，圣灵所假借的，乃是暂时的，祂因着我们的愚昧及不信，不得不暂时如此行，祂所假借的东西，绝对没有力量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无需这件东西的帮助。圣灵的能力若运行，什么东西都可以使用。圣灵的能力，若不在运行，世上所有的东西，就是用尽了，也无法得着要得的效果。圣灵有时用一首诗歌、一篇讲台的信息、一件善事、一段经文，或自然界奥妙而伟大的景物。但至终总是圣灵自己直接地在人的灵里做工。

今日教会里的聚会，是何等虚空而缺少意义呢？他们的方法可谓不少，但是圣灵不在做工，敬虔的外貌已经全备，但是所得着的胜利，乃如安眠药一般。音乐啊，诗歌啊，艺术啊，口才啊，服装啊，声调啊，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也不是完全不意义，崇拜者的心目中，确可因此得着多少的印象，但是属天超然的能力不在那里。无论牧师或会众都不认识什么是上面来的能力，更不知如何羡慕并追求，这实在是可哀的事。若想到人永远的命运、得救或灭亡，是与我们的聚会攸关的，那就更可哀了。

聚会中没有圣灵能力运行，是可以察觉到的，会中的一切，多半是无关实用的，崇拜的人（其实不是崇拜），坐的在那里，脑中等候着要听，但是所听到的，并不留下什么印象，只有如痴如梦、半醉、半麻木的感觉透过他们；他们也好似另进一个世界，但是半进半出，不晓得到底在何处，……这一切都于顷刻间消逝。牧师祝礼完毕，他们的感觉都消逝无遗。他们有了聚会与没有聚会一样，他们日常的生活，从未从聚会中得到什么补助，没有能力，没有圣灵同在，没有属灵的实际，所唱的诗，所听的道，都与他们成为风马牛！

“能力”的意思，就是“有实干的力量”。圣灵在教会，或在个别的信徒心中做工，就是叫一切属灵的事，成为最实际不过的。圣灵能够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把属灵的事显明出来。虽然有的事，并非我们的脑力所能抓住的，圣灵却能够使我们看见，明白，而且得着。主要的是实际，不是空洞，祂不叫人想入非非，祂乃叫早已存在但为我们从来所不知道的事实，显明在我们的灵里。照我们的经历，第一件事，圣灵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主耶稣的同在。主确如朋友一般，在我们中间，最亲密，最可爱的，与我们相近。其他属灵的事，都顶清楚地显露在我们眼前，恩典、赦罪、洁净，好似有形有体的事物，令我们看到非常清楚。我们不再感受到祈祷的枯燥，因我们乃与一位实实在在与我们面对面的好友谈心。爱神与爱神儿女的心，充溢在我们里面。我们觉得天堂离我们不远，现今的世界显得是不现实的。我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实际的实际，并不似舞台上的幕影，仅仅一小时，就光暗影销，无踪可寻。将来的世界，在我们的心中井井有条，绝对不是幻想。我们对这世界兴趣日增，日益爱慕，我们整个人生，为着适合新发现的现实，起了绝大的改变，那改变是永远的。虽然在改变的过程中，不无时起时落的情形，但是整个纪录中，我们是向前而又上升的。

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一部分，但可以给我们看出什么是新约所说的能力，并给我们看出我们的教会所享受的能力何等微少。

我深信今日的教会有许多的需要，最大的需要莫过于圣灵的能力。更多的教育、更慎密的组织、更完美的设备、更妥善的方法……都无济于事，这些虽是好的，但不能给人生命，“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些虽是好的。但不能给人能力，“能力属乎耶和華”。今日的信徒——信仰纯正的信徒，热心传福音的信徒——走错了路线，他们以为只要团结一致，就可以制胜。团结一致，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但不是最需要的，最需要的乃是能力。墓园里的墓碑是一致的，但他们杳然立住，对于过路的人，丝毫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我想我的提议不会受多数的人欢迎，但我觉得我应该提议一下。我们笃信圣灵的人，应该宣告暂停一切宗教的活动，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审察我们自己，把我们心中的事办清楚，准备接受由上面来的能力。我们太属肉体了，有的固执，有的不敬虔，有的堕落至完全无宗教的兴趣。有哪一个时代比较我们现今更需要圣灵的能力？我深信我们要得到极大的益处，若我们肯谦卑自己，安静等候在神面前，每日审察自己，履行一切神的条件，直到我们从上面得到真正能力的洗礼。

我们十分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从上面来的能力来包围我们，然后我们的难处才能解决。只有圣灵知道我们的毛病，也只有圣灵能对症下药，只有圣灵能教我们从麻木无实际的基督教里出来，只有圣灵能把父神及主耶稣启示给我们认识。圣灵，只有圣灵，能把三一神的可畏与可爱显明在我们心中。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圣灵如火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徒二3）

神学教我们说，神是难明的，难说的。这个定义，就等于说，神是不可测度的，不可明白的，我们说不出祂到底是什么。这个难处，不是在神那一方面，乃是在人这一方面；因为我们是人，智力有限。“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士十三18）只有神真正知道神，“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二11）

普通信徒看这些话，也许会觉得奇怪，甚至感到纷乱，因为今日普遍宗教的思想，没有神学的根据。我们若依赖今日的教会，只恐到死也不明白神的奥秘，他们忙于许多虚空的事，竟然没有时间来想念神，难道神真是不可认识的吗？

神是独一无二的，整个宇宙，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说是像神的。我们的脑海中，无法想象神是什么，因为神与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一切东西，都无相似之处。祂是独一的，我们的里面没有丝毫材料。可以是认识神的出发点。人对于神的思想。是最广泛的，最不完全的。若是神真的被人认识，必定不是出于人的本能。

第三世纪中叶，诺维真（Novatian）在他那篇著名论三一神的文章里，有以下的话：

“当我们默想神一切的神性与权能，和神之所以为神，我们不能不感觉我们想象力的薄弱，我们的语言

也不够表达祂的伟大。我们的口才，只像哑吧一般。我们的脑力，只像不会思想的一般，神比较我们整个的头脑（包括所有的想象力与思想力）更大得多，祂的伟大是无法调度的。若祂的伟大是我们测度得来的，恐怕祂要比我们的头脑小，因我们的头脑足够来想象祂。祂比较我们的言语更大得多，祂的伟大非我们可以述说出来的。若我们的言语，可以把祂表达出来，恐怕祂要比我们的言语小，因为我们的言语足够表达祂。

我们认识祂，从我们与祂交通的经验，或较我们所会说的多些，但那仍是有限度的。从来未有一个，可把神识透了，也未有一个可以把神说尽了。比方有人说神的光，这不过是说到神创造方面的一部分，未完全把神自己说出来。比方有人说神的能力，这不过是说神工作方面的一部分，也未曾说到神的本身。再比喻有人说神的威严，这也不过说神的尊贵与荣耀，神的本身也未曾完全表达出来。总而言之，我们所能说的，每每是神的所有，或神的所能，过于是神的所是，神的本身。曾有何人的思想，配用来想象神？曾有何人的言语，配用来说明神？祂是超过人的思想与人的言语的，因此我们只有说，神的品德与神的伟大，非我们所能想象，这就算我们对神的认识。”

因为我们无法领会神，神不能对我们说祂是什么，祂只得说祂像什么，借着一些像祂的图画，祂要尽量带领我们与那“不能靠近的光”亲近。在祂所用的一切图画中，祂最喜欢用的就是火，圣经明明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查考全部圣经，这一个启示，是一贯的，没有冲突或矛盾。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乃像荆棘里焚烧的火。神与以色列人一同经过旷野的时候，乃住在营幕上面的火中。祂在至圣所，两个基路伯的翅膀中，也是像火。祂向以西结显现，也像一团火，以西结说：“我见从祂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精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祂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耀。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耀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结一27-28）

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神是烈火的启示，一直没有改变，“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那落在门徒头上的不是别的，乃是神自己。神照他们肉眼所能看见的，用火形状显现出来，他们一见这火就明白其中的寓意，因他们曾从旧约圣经中得了教训。在过去历史中，神像火一般向他的百姓显现，如今仍像火一般，长久住在他们里面。祂从他们的外面，进到他们生命的里面。那从前显在施恩座上面的荣光，如今显在他们的额上，表明他们里面已经有了火。这是神把祂自己完全给予祂所救赎的人，火焰是神人新结合的印记。他们现在是被火包围，成为属火的。

新约最中心的信息就是：借着主耶稣宝血的救赎，罪人可与神联合，神住在人的里面，这就是基督教的特点。信徒将来的荣耀，虽较大于今日所经历的，但在质的一方面，仍是神人的联合，不过到那时，我们完完全全地经历神人联合的真意。

神住在人里面，这就是基督教。若有人不知道他里面有基督没有，我敢说他尚未经历基督教的力量。基督教的一切真理，就如降生、钉死、称义、重生等等，都不过是这一个真理的前奏，神借着这些工作，要达到神人联合的目的。人因着罪与神的心远隔，现今因着救赎，回归神的怀抱；神因着人的罪离开人，现今因着救赎，要住在人的心中，这样神的宝座设立在人心里，把人心里的仇敌，全都赶出，叫祂的住处光明荣耀。

火焰降落在信徒的头上，有美好和深刻的意义，这是向普世与历代人的宣告：这些有火焰在他们头上的人，是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正如以西结在迦巴鲁河边异象中所见的活物，是有火的形状。火是属天的记号，有此记号的就是神的特殊子民，是火焰产生的儿女。

魔鬼对神的教会最大的攻击，就是令信徒对圣灵发生惧怕的心。凡与信徒有亲密接触的人，都承认此惧怕的存在。很少的人敢尽量地开他们的心，让此位可爱的保惠师充满他们。祂普遍的被误会甚至一提祂的名，就使人发生拒绝的念头。这个无理由的惧怕，是有原因的，原因很容易查出，但我们在此不要空费时间，我们只说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罢了，若我们确实知道圣灵的位格和圣灵同在，是好像火一般，我们惧怕，就要失却能力。

圣灵是道德的火焰，圣灵称为“圣”，并非偶然的，无论“圣”字怎样解释，其中总有道德与纯净的意义。圣灵既是神，必定是绝对的和无限量的清洁，祂的圣洁没有深浅高低的程度，祂一律是圣洁的，完全是圣洁的，祂自己就是圣洁，自质来言，自量来言，都是说不出的圣洁。

若一个人的心眼，不是盲到不会分别善恶的程度，一旦他看见有些人一方面在追求圣灵的充满，一方面和罪恶接近，过着不道德的生活，他要怎样为他们忧伤呢？这种的情形，就是道德上的矛盾。所以凡要被圣灵充满，和要被圣灵完全指挥的人，必先审察他内心的深处，看看里面有隐藏的罪恶没有；并要不惜代价的，将凡与神本性不合的东西，完全除去。

真正基督徒最基本的经历，必定是有健全而理智的道德。若为罪恶留地步，快乐是假的，平安是虚伪的。我们怎敢违背纯洁的公义，而豪言为超奇的属灵？追求高度的情感，却不谨慎拒绝罪恶，就如开门揖盗，让魔鬼进来，神的审判亦必随来，何等的自欺！神说：“你们要圣洁。”这不是一句挂壁的格言，乃是全地之主严重的命令。“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哪，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雅四8-9）真实的基督徒所追求的不是欢乐，乃是圣洁，圣洁的心才能作圣灵的居所。

圣灵也是属灵的火焰，只有圣灵能使我们的崇拜，达到真正属灵的水平。让我们记得（一次记得，永远记得），道德也好，伦理也好，无论怎样的崇高，都不足算是基督教。相信基督，是要叫我们与神切实的交通，那个超然的经历，是远在道德或伦理之上，如同天高过地一样。圣灵降临使使徒行传里属灵的情况，甚至为四福音里所未有。使徒行传里的声调是高昂的，里面找不到属肉体的悲伤，找不到失望，找不到犹豫，整个的情况是属天的，是得胜的，这断断不是仅仅宗教的结果。初期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几个事实逻辑的结果，他们没有对自己作个理论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应该喜乐。”他们的喜乐乃是神迹，如同主的复活是神迹一般，二者是有联带的关系。创造的主自己的喜乐，住在被救赎的人的心里，怎能叫他们不喜乐呢！

圣灵的火焰也是理智的。神学家说理论是属天的本能，人的头脑所能达到最高的成就和圣灵给人最深的经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信徒的理智若完全向神降服，神的灵要使他非常的成就，为他的努力或挣扎所难期望于万一的。没有圣灵赐福的理智，是何等的冷酷。非常的头脑，但没有虔诚，可令世界流血，或更甚于流血，那样的头脑，就是死了，葬入尘土，人还要咒诅它。但被圣灵充满的头脑是令神喜悦的，又是令人得福的，大卫、约翰……被圣灵充满的头脑岂不是众人所纪念的吗？

我们不要偏重一个品德而轻视第二个，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品德来互相比，但是我总觉得理智的头脑加上神的爱，就真正是可羡慕的。这样的头脑要发出医治的光，叫亲近的人觉得好像摸得着一般。譬如读过伯尔纳（Bernard of Cluny）所著《属天的家乡》（The Celestial Country）一首诗之后，谁不会觉得作者敏锐的理智，加上内在圣灵的火热，和向着人类怀抱的广大而慈祥的同情？他确实领会人类普遍的希望是不死，自从始祖出于尘土，而又归回尘土，人的心的深处是切望不死。他伟大的眼光，他胜过死亡的信心，和他令人兴奋的文字，把受压制的心灵高举起来，叫他得安息、得力量，真非其他文学家（文学天才虽高，但未有圣灵）可以望其项背的。我个人尊重他，我想自从有文学史以来，他这一首

诗所成就的，在慰人心灵的一方面，实在多过一切没有灵感的诗人或哲学家所写的。读了他的著作，掩卷迴思，必觉得温暖而严肃，如同听见基路伯的声音和天上弹金琴者所传来的韵调。

除了伯尔纳之外，尚其他的作家，如华滋（Isaac Watts）、韦斯利查理士，都是受圣灵感动而写出旷世稀有的作品。

法利赛人可厌之处，是有信仰而无爱心。基督未曾斥责法利赛人的教训，但他时常向法利赛的精神宣战。钉基督于十字架的就是这一种的宗教——没有圣灵的宗教。若基督生在今世，把祂钉十字架的，要是自称保守派的人。这罪是无可推诿的，自认为信仰纯正的，听见此言，必觉得难受，但是心灵里没有神的赐福，仅仅死守字句，确实是可怕的事，可能比迷信者死跪在偶像之前更可怕。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理智被五旬节可爱的火焰充满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安全的时候。圣灵不是点缀品，可有可无，仅仅达一时铺张华丽的目的，圣灵乃是每个神儿女所切需的，圣灵住在神子民的心里不是一件闲事，乃是神必定要行的。

圣灵是意志的火焰。我们感到自己的想象力不够用来说明此事，我们若不小心，很容易错解，因为我们所看见的火，是东西，不是人。火是东西，是没有意志的，但圣灵是有位格的，人所有的，祂都有，意志是其中之一。祂进到人心的时候，并不向人投降，祂的意志和一切都不减损。要记得圣灵是主，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主就是灵，尼西亚信经里有这些话，是关于圣灵的：“我信圣灵是主，是生命的赋予者。”亚他拿修信经又说：“圣父为主，圣子为主，圣灵亦同样为主；并非三位主，只一位主。”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接受这些话，当作我们对圣灵的信仰。圣灵必不会放弃祂神圣的主权，不管祂在哪里，祂必定照祂素常所行的而行，就是进了人的心，仍然是主。

人的大病，就是意志偏离了轴心，好像行星偏离太阳，随着外来的星球而旋转。当撒但说“我要”的时候，祂的意志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轴心。人从祂染到此病，结果就是悖逆与叛乱。神完全的救恩，必须把人偏离了轴心的意志挽回过去，再把它放回原来的轨道上。为着这个缘故，圣灵进入人心的时候，必须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欢喜地和甘心情愿地顺服神的旨意。这必定要从里面做起，外面的贴服是不算数的，譬如一个叛国贼，若他的内心未服从，就是在警察手下十分乖和，仍与叛国贼无异。

圣灵的工作，先要将人的意志与祂自己的意志打成一片，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不错，我们这一方面必须来一次的总投降，然后圣灵的工作，才会开始。但是真正与圣灵打成一片，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么简单，最属灵、最长进的信徒，可能忽然发现在他心里尚有倔强不肯降服的地方，为他从来所不知道的。他以为自己已完全降服了，哪知在那些盘踞的地方上，他仍是自己为王。内在的圣灵的工作，要温柔地指示我们，并感化我们。圣灵不勉强人，祂不压服我们，但祂要循循善诱，叫我们欢喜将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意志合而为一。

我们对于神的旨意，不只是赞同，乃是拣选。拣选神的旨意，以祂的意旨为意旨，比较赞同神的旨意，是更进一步的。拣选是自动的，有决心的。神喜悦人自由地拣选祂，若有人选定神的旨意为无上的美好，这一个人已达到人生最高的目标了。他不会被人世的成败所动摇，他乃超过一切。无论什么，凡临到他的，若出于神，皆他真正所寻求，所仰慕的。信徒若非达到如此地步，他的平安必不完全。他的里面，必定有争战，没有安宁，令他的喜乐消失，能力锐减。

圣灵是情感的火焰。圣经说神是有情感的，祂里面有我们所谓的爱，祂也有我们所谓的忧愁及喜乐。我们既是照祂的形象造的，只看我们自己，就反映出神是怎样的。我们所有的，神也有。虽然如此，神自己的话，却是我们信心最好的根据，神曾经说过：“耶和華你的神且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祂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番三17）这不过是千万节圣经中的一节

，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这里说祂有情感、有爱、有乐，我们怎样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歌唱，祂也照样歌唱欢呼。

至圣的神是有情感的，可见感觉并不如许多解经家所看的那样的错误。我们有感觉，证明我们是神造的。我们不必以我们的眼泪或欢笑当作羞耻，没有感觉的人，或强抑感情的人，他全人的紧要部分，已被杀减。

圣经时时说起我们主耶稣的情感，祂为着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论到亡羊归回的时候，祂自己说道：“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路十五6）祂受苦的晚上，唱了一首诗，然后上橄榄山。祂复活之后，在大会中，与祂的弟兄一同唱歌（诗二十二22）。所罗门的雅歌，如果是说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许多基督徒都如此相信），当祂（良人）找到新妇的时候，祂喜乐的情感岂不是溢于言表。

今日有一件最痛心的惨祸，就是罪令人的情感失常。我们不当笑而笑，我们在罪恶中找快乐，把我们不当爱的东西，当作我们的喜乐。人的情感堕落了，照神形象创造的人，需要赌博以鼓起兴趣，人的尊严丧尽了，他们需要饮酒以刺激情绪，如此行为，直如淫乱，他们需要到剧场寻求娱乐，忘记了神把我们放在宇宙中是演戏给天使看，我们的人生要带着尊贵的戏剧性，充满着可泣可歌的事。社会一切人造的娱乐证明人已失去欣赏真正乐趣的本能，不得已要借着虚伪的、罪恶的、卑贱的快乐来代替。

圣灵许多工作中，有一件是要挽回人已经堕落的情感，令神所给人的金琴重新鼓奏，叫已经被罪闭塞的喜乐的泉源再满溢而畅流。圣灵的工作，是给人喜乐，这是古今圣徒的见证，这与神原始造人的目的，并没有冲突。真正的喜乐，是基督徒人生的一部分，若不是喜乐的。永生有什么意义？圣灵安放属灵的铁马，在我们圣灵的窗口，让天上的风徐徐吹来，好叫美丽的音乐时常传出，配合我们手，或脚的动作，同时基督的爱在我们脑中要像不断的音乐，甚至使我们在苦难中也要欢呼。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何以世人不能接受

“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约十四17）

基督的真理，照新约告诉我们的，是注重教会与世界绝对地不相交。我在前面已略略地说过，但因此事关系重大，觉得必须加说一点，给追求者知所适从。

我们今日的大病，是把两个极端——教会与世界——妥协起来。这好像叫一对男女，结成不合法的夫妻，圣经上绝对没有如此的训示。教会与世界联合，是不可能的一回事，教会与世界联合，就不再是教会了，乃是一种可怜的变种，被世界所讥笑，又被神所憎恶。

许多信徒（或者是多数的信徒）在暗昧之中行事；并非因为圣经的话不够清楚，圣经论信徒与世界的话，是最清楚不过的。混乱的产生，是生于信徒不愿认真顺服神的话。教会与世界太过携手了，甚至千千万万的人以为是当然的事，却不知是严重的事，反违背新约教会的方式。妥协的事层出不穷，处处皆有。罪恶的世界，刷上白色的灰水，那些瞎眼的有名无实的信徒，正不住地寻求世界的欢喜，很快地就认为满意，从此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竟与心中藐视神的人相交。

基督徒是从神生的，不是从人造的，这件事情是属灵的。谁是基督徒，他的里面就住着圣灵，从灵生的

才是灵，肉体不能变为灵。无论经过教会什么的手续，按手、洗礼、圣餐、背诵信经等等，也不能叫肉体变为灵，叫亚当的儿子，变为神的儿子。保罗对加拉太人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祂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加四6）又对哥林多人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林后十三5）又对罗马人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八9）

今日人对于这个真理不明白，是由于基督徒与世界混合，若基督的门徒都起来专跟基督，不走世界的路，人对此真理就明白了。

基督的教训，关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是极易明白的。有一次主自己肉身的弟兄，向祂提供意见，他们虽出于十分的诚意，是自动地提供意见，但他们未蒙圣灵光照，他们的意见不是属灵的，主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你们所做的是恶的。”（约七6-7）虽然他们是祂肉身的弟兄，祂也只得看他们如世上一切未得救的人一样，将他们归于世人的一类，因为祂与他们里面的灵是不同的。世界可以憎恶祂，但不能憎恶他们，因世界不会憎恶自己。一家若自相纷争，哪里能站得住呢？亚当的家必定忠于自己。肉身的子孙，虽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根本是相同的。但神的灵若进来，不同性质的分子就进来了。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十五18-19）保罗向加拉太人解释“自主之妇人生的”与“使女生的”的分别。“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加四29）

所以整个新约圣经。有一条很明显的线，把教会与世界分开，中间并无缓冲之地。主不赞成善意的妥协，祂绝对不叫信徒选用世界的法度，行走世界的路途。教会与世界之间有个深渊隔着，那深渊与财主和拉撒路之间相隔的深渊是一样大，同一个深渊，把得救的与失丧的分开。

我十分知道这样的真理，使一般混在教会里，名为信徒而不是信徒的人发怒。必定有人断我为太多事及太严格，因他们以为人与教会拉关系，便可以变为信徒。我们不如趁早面对这个真理：人成基督徒不是因为与教会的人接触，不是因为参加了宗教的仪式，也不是因为受宗教的教育，人成为基督徒乃因他得着重生，神的灵进入他的心，包围着他的心。既是这样，基督徒，就是一个新族类的人——“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彼前二9-10）

我们前面所引的圣经，并非断章取义，不理上下文的真义，取一句合用的，而舍其不合用的。我们所引的经文，乃像从大海里取一杯水，一小杯与一大海虽然不同，但杯中的水，足足可以代表海里的水，从海中取出之水，与留在海里的水完全相同。

现代基督徒的难处，不是不明白圣经，乃是不肯接受圣经里明明的训诲。我们贪爱世界的头脑，只在言语上称耶稣为主，若要于实际上尊耶稣为主，我们就难于同意。口称耶稣为主是一件事，实实在在遵从祂的命令，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可以高声唱：“尊祂为万有之主。”我们的声音，与风琴的声音，合拍而和谐，但可能于实际上未有一事遵照祂的旨意，直到我们离开尘世，面向永远的城阙，才觉悟我们对主的真态度。信而能从，才算真信。

香烟的气味怎样透入我们的衣服，不易离开，这世界的灵，也怎样缠住我们，不易放松。世界的灵不改

变，但他时常改装面目，改换手段，因此许多在分辨上没有受过相当训练的信徒，受了欺骗。那些欺骗人的人可能显得十分诚恳来接近教会，也会认罪，好像良心上实在痛悔，甚至在公众面前自加责备，他也会赞美教义，也会赞助福利的工作，发起施济穷苦的运动，但是有一件事，基督要远远地站开，不能在他身上行使主权，这一件事是他绝对受不住的，他对于基督的圣灵只是反抗。世界的报纸（就是世界上的言论）对于神的儿女，总没有公道的论评；纵是极好的事实，但当他们报导的时候，总带着揶揄的口气、藐视的音调，这是很容易听到的。

世界之子有属世之灵，神的儿女，有属天之灵。世界之灵与住在神儿女心中之灵，如天与地的分开，不只是不同，简直是敌对。属灵的事，在属世的人看来，若不是觉得好笑，就是觉得无味可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

在约翰壹书里，有两个代名词用了又用，就是“他们”与“你们”，这两个代名词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是指着亚当堕落世界中的男女，“你们”是指着神所拣选，撇下一切，跟随基督的人。使徒约翰没有向“通融”这偶像屈膝（今日许多人崇拜这一个偶像），他毫不客气地将这两个世界划分，一点也不通融。他知道通融就是变相的马虎。需要坚强的信心，才可以接受约翰的教训。不说分别的问题，不划分界限，模棱两可，不开罪于任何一方，当然是容易的。不说“他们”，也不说“你们”，但说“我们”，将信和不信的都包括在一起，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不满，说神是万人之父，只要是人，神就是他的父，人人都可以上天堂，这样人人都欢喜，岂不便当不？但接近基督胸怀的约翰，没有这样容易受欺骗。他画了一条线，将整个人类，分为两等：得救的、灭亡的，复活得永生得赏赐的、沉沦永远无望的。一边是“他们”，不认识神的人，一边是“你们”，属神的人，中间有个深渊，谁也无法通过。

请听约翰怎样说：“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约壹四4-6）

如此说法，是极清楚不过，谁也不会误会。所以我再说，我们的问题，不是不明白，乃是信心与顺从，这并非高深的神学，乃是普通的道德。我愿意照此而行，不顾任何代价吗？世人的冷眼，我不在意吗？我有胆量任由不信派的人攻击吗？世人憎恶我不妥协的态度，我不管吗？我是否忠于我的亮光，宁愿与少数人同住，不愿迎合大众呢？总而言之，我是否甘愿背负十字架，就是羞辱与流血的十字架？

圣经命信徒与世界分别，但我们要明白圣经所说的世界是什么世界，若把世界解释作外面的东西，那就失了真意，戏院、纸牌、酒楼、赌馆……这些不是世界，这些不过是世界的表现。我们的争战，不是单单反对属世的作为，我们乃与世界的灵争战。人得救或沉沦，要紧的是在乎他的灵。新约圣经解释世界，简单地说，就是未曾重生的人堕落的天性，可以表现在礼拜堂里或是酒店里的。凡出于此堕落的天性的，或由此天性得帮助的，任凭他的外观如何可敬或如何可恶，都是世界。古代的法利赛人，虽然对于宗教热切而虔诚，却是世界的真骨髓。他们整个的组织，在属灵的原则上，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从地上来的。他们用人的手腕来攻击耶稣，他们贿赂人说假话，来掩护他们的“真理”，他们用魔鬼的手段来保护神，护卫圣经，却褻渎了圣经的尊严，破坏宗教却说是护卫宗教，假借仁爱的名，实行唆使无理的仇恨。总而言之，世界是反抗神的，世界的灵是凶恶的，若不是将神的儿子钉于十字架，他总不甘心。法利赛人的灵是顶活泼又顶恶毒地敌对主耶稣的灵，这两个灵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蒸馏物。

今日的教师们说，主耶稣山上的教训，与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信徒无关，这种说法，实在贻害很大，山上教训，实在是重生人品格的写照。为罪忧伤，并渴慕公义的人，才是天国之子，才是穷而有福的人。他

们在温柔中，向他们的仇敌显出恩典，在清洁中，瞻仰神的光荣，四面遭受逼迫的时候，只有祝福，并无怨声及咒诅，若有善行，他们隐讳不使人知，他们愿意与仇敌和好，并赦免一切得罪他们的人，他们凭信心，在暗中服侍神，但等候神明明的赏赐，他们宁愿失却物质的好处，也不愿用武力来自卫，他们的财宝乃积藏于天上，他们避免人的称赞，为要得着神的称赞。

若人人如此，哪里还有争权夺利的事？哪里还有贪名声、求虚荣的事？今日教会领袖们自吹自擂，或暗喜他人为他吹嘘，天国之子，怎样能原有他们？还有领袖们伸出发热的手，要求更大的礼物，更多的献金，天国之子对他们又有什么感想呢？基督徒中，不顾廉耻寻求自我的利益，生活以“我”为中心，又岂是天国之子所赞许的吗？还有今日崇拜英雄的运动，拥护这个或那个，将人高举，如同巨大的偶像，我们对他们又将如何看法呢？还有人与财主亲嘴，为着得财，就不惜装模作样，甚至假冒为信仰纯正的传道士，我们对他们又将如何呢？

我们只有一个答复：这些的丑形怪相，不过是世界的表现，无他，世界而已。无论何人，就是最忠诚爱灵魂的人，也无法将这种堕落的天性改变为善良的天性，这些就是钉耶稣于十字架上的罪。

不错，这个堕落的天性还有更露骨的表现，就如放纵肉体的私欲、行可耻不自然的事情、无节制的饮食，以及大规模有组织的娱乐，普通人认为是“上流社会”，这些都是从世界来的。他们是从肉体产生，由肉体维持，将来亦与肉体一同灭亡。基督徒要逃避这些事，与这些事无份无关，坚决大胆地反对这些事，不害怕，不妥协。

所以世界无论如何表现，是露骨的表现，或诡诈的表现，我们都要认识它，并不客气地拒绝它。我们若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就不得不这样做，与世界有个清楚的分别，是绝对的。“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四4）“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壹二15-16）这些话是神说的。神说的话，不是给我们批评或讨论的，乃是给我们切实地遵行。我们若不遵行，就不配称为基督徒。

就我自己而论，我最怕宗教的运动，就是不会令人悔改及不会令信徒与世界分开的活动。无论那运动如何可亲，若不是以公义与谦卑为基础的，就不是出于神的。倘若利用肉体来吸引人，简直就是宗教的骗局，凡敬畏神的基督徒必须远远离开，更谈不到帮助他们。但凡是出于神的，却尊重圣灵，不顾惜毁灭自我，“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林前一31）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

圣灵充满

“乃要被圣灵充满。”（弗五18）

每个信徒，都必须被圣灵充满，每个信徒也都可以被圣灵充满，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有的人，仍以为圣灵只会充满奋兴家、牧师及教士的，普通的信徒不能得着。有的人以为我们重生时所得着的圣灵，就等于使徒们在五旬节所得的圣灵，若再求更丰满地得着圣灵都是不合真理的。很少人相信信徒重生时得圣灵住在他里面是一件事，被圣灵充满是另外一件事。还有人对此要道，自甘暴弃，不肯追求认识，一提起此问题，即设法避开不谈，免得难为情。

我在此要欢欢喜喜地见证，我深信每个人。凡称为基督徒的，都可以得到圣灵充满，是远超过他重生时所得着的。我更可以说，不一定是教士、牧师、布道家才可得圣灵充满，一个平常的信徒所得的，可能比他们更多。信仰纯正是好，但可能很多信仰纯正的人，仅有信仰，却没有圣灵的充满。

我们要先把这一点说破，因为疑惑会阻碍信心，疑惑不除，信心不能工作。神绝对不会将祂的灵充满疑惑的人，和认为圣灵充满为违背真理的人。要扫除疑惑，并产生一个纯粹出于信心的盼望，我想最好的办法，莫如虔敬地考查神自己的话。我愿意搁笔停止我的辩论，让新约里关于圣灵的话来解决。若基督和使徒们的话不能使我们相信我们可得圣灵充满，其他的书卷便无用再研究了，因人所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皆算不得什么，圣经里若没有说起这件事，人的辩论怎足以维持？一切的劝勉，也都无价值。

我请每个寻求真理的人，去研究圣经，看看新约里有否说他可被圣灵充满，若新约里没有此说，他最好掩卷不读这本书的下文，免得徒费精神与时日。我现在要对一切深深相信我们可被圣灵充满的男女说话，若一个人履行了被圣灵充满的条件，他必定会被充满。

一个人未被圣灵充满之前，必须渴慕圣灵的充满，这是最要紧的一步，许多基督徒想被圣灵充满，但他们的心意，把此事当作可有可无，这不能说是渴慕，因为他们丝毫不知被圣灵充满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譬如这里有一个青年的信徒，渴慕圣灵的充满，坐在我们的面前，与我们谈论此问题。我们用极温柔的态度问他说：你真的渴慕圣灵的充满吗？你知道圣灵虽然温柔、慈爱、像主耶稣，却要求绝对的主权，来管理你的生命吗？你愿意把你一生交给一人掌管吗，那一人就圣灵？圣灵在一切的事上要求绝对的服从，祂决不容许你心中私藏一些“己”的罪恶，纵使这一些的罪恶，是许多基督徒所准许，所原谅的。我所说的“己”的罪，就是自爱、自怜、自求、自靠、自义、自大、自辩。圣灵极端反对世界的轻举妄动，就是混杂在宗教团体里面群众的行径，亦为他所定罪。祂是忌邪的，祂不许你自夸，或在人前显耀自己，祂要将你的主权拿去，祂还要试验你，并为你的益处管教你，甚至将你一切的正当的享受拿去。这些肉身的享受，是普通信徒看为合法的，圣灵却要你看为变相的罪恶，但祂要用爱包围你，祂的爱是伟大的、强烈的、多方的、奇妙的，好叫你看损失如同益处，痛苦如同乐趣。但肉体望见祂的轭，总是逃跑，并唉哼地说太重，担当不起，此外你还要蒙圣灵特殊的权利，令你为基督受苦，“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为着教会来受苦，这些是被圣灵充满的条件，你明白了这些条件，还要被圣灵充满吗？

若你认为这些条件过于苛刻，要记得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容易的。今日被大众所欢迎的一切宗教运动，无疑显出了不少的光彩，但要知道这些光彩不过是魔鬼变作光明天使时候的两翼，这些运动不敢将十字架的真相告人，是不可原谅的属灵的胆怯。起先若不将十字架说清楚，结果只有失望与悲伤。

未被圣灵充满之前，渴慕充满之心必须十分强烈，要强烈到一个地步，甚至看此事为最要紧，其他一切可以不顾。充满的程度与渴慕的程度成正比例，我们要多少，就要得到多少。被圣灵充满最大的阻碍，就是自满自足，这种心情在笃信福音的信徒中亦普遍存在，这种心理不但不勉励信徒渴慕圣灵，且认此种强烈的渴慕为缺乏信心，或认为是不明白圣经。自满自足绝对是神的圣经所不许的。我们可从圣经里拿出够多的证据，证明自满自足的不对，自满自足的信徒，结果必定是不像信徒。

凡得着圣灵充满的人，没有不经过一个内心深自控诉与忧闷的时期。在属灵方面，自满常是进步的仇敌。古代成功的圣徒，所留下的经历，总是给我们看见，属灵的伟大是从内心的痛苦及许多的患难来的。我们只将“十字架的道路”一句话常作一句美丽的诗句来看，但一个真实的信徒会感觉到这是一条被拒绝、蒙损失的路径。没有人以十字架为可乐的，正如没有人以吊死为可享受的。

追求进步的基督徒若感觉自己是无可救药的，不要灰心。对于自己失望，从信心的眼光看，是一件好事，因为“自己”是我们的强敌。不信任自己，是安慰师工作的初步。自觉空虚、失望，乃如一个谷中的黑影，可是此谷是领到前头光明而肥沃的田地。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何以神使我们对于自己更加觉得失望与空虚；若我们误会了，我们就失落神为我们预备一切丰盛的福气。但我们若与神合作，仍然坚心倚赖神，神就要把我们在天然方面的帮助和安慰完全移去，叫我们无倚靠地专靠神的安慰师。我们为了顾全面子，不免倚赖自己，虚张声势，神却要扯破你的面皮，给你看见你自己的面目，原来你是何等可怜，何等的微小。我们若真的到此地步，我们就真的明白主所说的，“贫穷的人有福了”。

在这种自卑的过程中，要记得，神绝不会撇下我们，祂不离开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祂不怀怒不责备，祂不违背也不更改与我们所立的约。祂要保守我们如同眼中的瞳人，抚养我们如慈母之抚娇儿。祂的爱永不失败，虽然我们此刻是被钉于十字架，将自己钉死，如同主耶稣当日被钉一样的真实，一样的可怕。我们好似在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

有一件事，我们要十分小心，我们这样自卑在神面前，并不是功劳，人心诡诈，很容易看自卑为一种的义行，可以博得神特别的眷佑。我们绝对不是借着内心的痛苦，来换取我们所渴慕圣灵的充满。把自己钉于十字架（因信心算自己钉死），是表示自今以后我对于今世没有兴趣，对于永世，孤注一掷地专一爱慕，这不过是倒空自己，留下空器皿，为圣灵充满的准备。

综上所述，被圣灵充满需要我们放下一切，甘心经过十字架的死，将里面多年所积蓄的亚当的败坏除清，并将心里一切的房间向这一位属天的贵客开放。

圣灵是有人的位格的，我们要待祂如贵客，千万不要想祂只是一种力量。祂有感觉能闻能见，如人一般，祂能说话，且懂得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令祂喜悦，也可令祂忧愁，也可令祂一言不发。若我们想认识祂，无论我们的心意如何微弱，祂必体会，并会起来回应，我们仅走到中途祂就与我们相遇。

圣灵充满的经历虽是奇妙，我们务要记得这不过是初步，更大更要紧的是一生一世行在圣灵里面。圣灵时刻住在我们心中，指导我们，教训我们，并借着祂自己来刚强我们。要这样继续不断地行在圣灵里面，有几个条件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只要我们去，就会明白。

要时常行在圣灵里面（试举一个条件为例），要生活在神的话里，如同鱼生活在水里。这不是仅仅读圣经，或参加研究一项圣经的课程，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要喜爱祂，享受祂如享受筵席，日夜的每时刻在消化着祂。虽然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忙碌，但在我们忙碌之中，仍可回忆神的话，将宝贵的真理，摆在我们面前。

若我们要讨圣灵的喜悦，我们就要高举耶稣，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并让主为其中的一切。圣灵今日的工作，是荣耀主，凡祂所做，都以此为最终的目的。圣洁的思想是圣灵居住的至圣所，圣灵居住在我们思想中。不洁的思想是圣灵所厌恶的，正如君王厌恶不洁的衣服。

最要紧的我们要时常有喜乐的信心，无论遭遇什么，情绪怎样，我们总当相信神并感谢神。

圣灵内住的生活，并非“特级的基督教”（de luxe edition of Christianity），为一些特殊的基督徒拥有，乃是每一个被救赎的男女应有的正常生活，这个生活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西—26-27）。

费伯在一首诗写及圣灵，诗词敬虔而可爱：

你如浩荡流动的海，满着超然的爱，
此爱流动在我心里，令我俯伏归依。
祢如伟大无边的海，大至无法比拟，
但是此海竟然缩小，在我狭窄心里。

（选自《超然的经历》，本文收录在《陶恕文集》里，需要纸质版的，微信联系：271087029）